

溫病論衡

淵  
雷  
題



謝誦穆著

溫病論衡

知行醫學社出版

北京圖書館 惠存

謝誦穆(仲墨)敬贈

一九五六年八月於北京函。

中醫  
研究  
叢刊  
之一

# 溫病論衡目錄

## 引言

## 第一章 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

內經	四
難經	六
張仲景	六
王叔和	七
巢元方	八
孫真人	一
王濂	二
朱肱	三
李東垣	五
張雲岐	五
王安道	六
汪石山	七
趙獻可	八

陶節庵	一九
王肯堂	一九
方廣	二〇
喻嘉言	二一
張石頑	二二
周揚俊	二三
葉天士	二三
薛生白	三一
吳鞠通	三一
章虛谷	三二
王孟英	三三
陳祖恭	三四
柳寶詒	三四
戴北山	三六
陸九芝	三六
第一章 溫病病名名實之歧異	
溼溫	四二

風溫	四三
溫毒	四五
溫瘧	四五
冬溫	四六
第三章 伏氣與外感	
伏氣外感說之源流	四七
伏氣所藏之地	四九
外感與時行	五〇
兼感	五一
伏邪	五三
對於伏氣之批評	五五
第四章 傷寒溫病與時行	
傷寒溫病時行三者古無明確之界限	五七
主張傷寒與溫病有區別者之學說	六一
主張溫病與時行有區別者之學說	六四
主張時行與傷寒有區別者之學說	六五

作者之意見	六六
第五章 清代溫病書中所包含之疾病	七三—八〇
第六章 葉派溫病治術之批評	八〇—九二

附錄

溼溫論治

引言	一
證狀	二
診斷	五
治療	一〇
方選	二〇
藥選	二五
醫案	二八
溼溫治案回憶錄	衛原
潘國賢君來書	
紀夏玉峯先生女公子溼溫案	章次公

# 溫病論衡

蕭山 謝誦穆 撰述

## 引言

溫病之學說。至遜清而大熾。論者以溫病學派之特起。爲清醫最大之收穫。溫病果清醫最大之收穫耶。余斯之未能信。嘗集古今論溫病之書而讀之。覺古人之所謂溫病。或異於後世之所謂溫病。而一時一代之說。亦有自相矛盾。岐之中復有岐者。乃知中醫學說之未經科學整理者。固極籠統龐雜凌亂之致。而所謂溫病者。亦居其一焉。夫致力溫病者。如此之衆。而溫病學說之籠統龐雜凌亂。乃治絲而益紊。此無他。靈府爲舊說所錮蔽。不能奪門而出耳。蘇子瞻之詩。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故目光不凌駕溫病之上者。決不能澈溫病之底蘊。古人之馳騁於溫病藩籬之內。終身迴旋如轉磨者。皆徘徊廬山。不越雷池一步者也。近世名家之論溫病。多發前人所未發。如章太炎先生之論濕溫。陸淵雷師之論濕溫風溫。章次公師之濕溫平議。皆直薄古人之壁壘。而著者資以參證者也。



清代論溫病者。葉桂吳塘爲最著。葉吳之所謂溫病。以漠不相關之前賢學說爲甲盾。盲左之所謂蒙馬以虎皮。而章太炎先生之所謂懸牛頭。賣馬脯者也。徐靈胎難經釋自序曰。「此書（指難經）之垂已二千餘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爲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由徐氏之說引申之。則以葉吳之目光視葉吳。則葉吳之溫病。自無可議。以科學學說視葉吳。則葉吳正多疵也。且溫病學說之派別極多。不僅葉吳等數家而已。古代發揮溫病之學說。多有在葉吳之外者。葉吳之溫病。不過溫病學說之一部分。尙不足爲全體溫病學說之代表。則以在葉吳之外之溫病學說。與葉吳相比較。亦可見溫病學說之異同。而度絜其長短也。

## 第一章 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

欲知溫病學說思想變遷之痕跡。自必從內難仲景等敍起。然着筆之時。當從內難仲景之本義。作一樸質之敍述。凡清醫對於內難仲景之註解。當一律屏去。蓋內難仲景之條文。雖猶是內難仲景。然清醫對

此條文之註解。則爲清醫一時代之思想。爲清醫一代之見解。內難仲景之條文。雖魏然仍舊。而對此條文之思想。已有變異。條文雖是。思想已非。內難仲景之條文。與清醫之註解思想。當分拆爲二。不能揉合爲一。故敘述內難仲景之思想時。不能闌入清醫之註解。換言之。卽不能攙入清醫之思想。若仍攙入清醫之思想。則是以清醫之目光。觀察內難仲景之條文。則吾所敘述者。乃變爲清醫之思想。乃清醫對此條文之思想。無形中已失去內難仲景之本義。而於內難仲景之真面目。大有損害。無形中已跌入清醫之窠臼矣。故清醫筆舌之涉及內難仲景處。雖所說爲遠在清醫以前之內難仲景。亦當移後數千年。於敘述清醫時敘述之。且敘述內難仲景時。若附述清醫對此條文之思想。則支支節節。是非蕪雜。足以擾亂讀者之視線。溫病之學理。並不高深。惟其學說之龐雜。則居於第一位。敘述者有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之苦。今一以時代爲綱領。某時代之言論。必歸入某時代敘述之。則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古代溫病之學說。雖不止內難仲景。特舉內難仲景以爲例。歷代對於內難仲景之註解。雖不止有清一代。特舉有清以爲例。——以下述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

本節所述。曰內經難經仲景叔和巢元方孫真人王素朱肱李東垣張雲岐王安道汪石山趙獻可陶節

龐王肯堂方廣喻嘉言張石頑周揚俊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章虛谷王孟英陳祖恭柳寶詒戴北山陸九芝等。凡二十八家。自巢元方至張雲岐。其學說尙未離內難仲景叔和之範圍。王安道以後。始標新立異。而溫病之學說大變。遜清葉天士。既竊取前人之緒餘。復特創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之溫病。前乎葉天士者。無正式視此種疾病爲溫病。自葉天士目之爲溫病。而溫病之學說又大變。元和陸九芝先生。著世補齋醫書。痛論葉氏之非。而溫病之學說。又爲之變動。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其大略如此。至著者之見解。當於本節之結論中述之。自內難至陸九芝。皆撫拾舊說。略加校勘。而走筆匆匆。必多不盡不妥處。關於葉天士一部分。以其爲葉派溫病之渠魁。故略加考證。余以爲論溫病者。必當定肺胃兩字爲關鍵。此意於敘述葉天士之學說時。略發其凡。讀者幸稍留意。

●內經之溫病觀

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此內經論溫病之原因也。冬傷於寒。冬不藏精。內經認爲病溫之原因。

論疾診尺篇云。『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

評熱病論云。『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名爲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此內經論溫病之脈證。及其危證。

熱論篇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

此內經論病溫與病暑之分別也。以夏至之先後爲別。則此兩病分別之要點。僅在時令耳。

熱論篇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則內經之所謂熱病。與傷寒直無分別。又前所引凡病傷寒而成溫一段。由傷寒可成爲溫。溫與暑又只是時令之分別。則所謂熱病傷寒病溫病暑四者。其界限實未嚴格分清。內經對於溫病之觀念。如是而已。熱論篇論巨陽陽明少陽等六經。與仲景所論之六經。從比較上觀察。並不相同。（此意見傷寒論今

釋。別有刺熱篇論肝心脾肺腎五臟熱病之證狀。及刺法。以無關宏旨。略而不陳。

●難經之溫病觀

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澀。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濕溫之脈三句。疑在傷寒之脈三句下。）

此難經論傷寒之種類與脈象也。難經之傷寒。其一爲總名。其一爲分證。傷寒熱病溫病之三分證。同隸於傷寒之下。其界限較內經爲明晰。其意義亦稍有變更。難經之中風爲熱性病。又別出一濕溫。爲內經之所無。

●張仲景之溫病觀

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

如驚癘。時瘕癘。若火薰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仲景之溫病。爲太陽病之一。與中風及狹義之傷寒。同隸於廣義傷寒之下。此與難經五十八難相類。經之巨陽。是否包含中風傷寒溫病。無明文可徵。仲景之風溫。爲內難之所無。而難經之濕溫。則仲景之所闕。後人以瘧濕喝篇之濕當濕溫。則非仲景意。

### ●王叔和之溫病觀

王氏傷寒例曰。「冬令嚴寒。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而伏藏於肌腠。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熱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兩感症病而治之。如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瘡。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瘟氣。變爲溫疫。脈之變證。方治如法。」（論脈處從難經套出）

內經之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後世伏氣溫病說之祖。叔和之說。則較內經尤詳細。尤顯著。（伏氣溫病與外感溫病。詳第三章）叔和所說之病。有傷寒溫病熱病溫瘡風溫溫毒溫疫七種。此七種病。平列而

不相統。與難經仲景有異。傷寒溫病熱病三者。其原因皆由於寒。惟傷寒爲中而卽病。溫病熱病。則非中而卽病耳。此三種病。從原因上可歸爲一類。叔和謂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其意與內經熱論篇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相類。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種。由更感異氣所致。又爲一類。溫瘧之病。始見於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火鬱之發。民病溫瘧。』瘧論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燦。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金匱要略瘧病脈證篇。亦有溫瘧。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叔和論溫瘧之原因。與瘧論之得之冬中於風者。同其小半。內經論溫瘧發病之狀況。倡伏氣溫病者。亦視爲精金碎玉。惟內經金匱之溫瘧。皆另入專篇。不與溫病并論。以溫瘧與溫病同論。蓋始於叔和。

●巢元方之溫病觀

巢氏病源第十卷溫病候曰。『經言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寒。此四時正氣之序也。冬

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爲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而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爲殺厲之氣也。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爲寒毒。藏於肌骨中。至春變爲溫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溫病者。皆由其冬時觸冒之所致也。」

誦穆案。王叔和傷寒例。首引經語。此段爲巢氏轉引叔和之文。而辭皆刪略。暑病時行。皆被巢氏刪去。而於第九卷別立時氣候。卷二十三有中熱喝候。卽後世所謂中暑。與叔和之暑病不同。巢氏書獨闕暑病。

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其冬復有非節之暖。名爲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也。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也。曰病名曰陰陽交。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之間。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則當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出汗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汗出而脈尙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稱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凡皮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且溫病人二三日。身軀熱。脈疾頭痛。食飲如故。脈直疾



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脈疾喜吐。脈來細。十二日死。此病不治。八九日脈不疾。身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利。脈來牒牒。按不彈手。時大。心下鞣。十七日死。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脈大疾者生。脈微小難得者。死不治也。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冬溫之毒。係轉引叔和。）

誦穆案。此節雜引內經熱論篇。許熱病篇。論疾診尺篇等。而文字略有變易。

巢氏對於溫病之觀念。尙未離內經叔和之範圍。惟巢氏有溫病令人不相染易候。明言溫病能傳染。似與叔和之吞吐其辭者不同。巢氏別有溫病一日至九日以上候。論溫病之傳經。與叔和論兩感傳經者相似。叔和論兩感一段。從內經熱論篇來。殆以兩感者爲溫病也。巢氏述溫病之證候。較前人爲詳。凡二十二候。

病源卷七卷八。論傷寒諸候。卷九論時氣病諸候。熱病諸候。所述諸病候。大同小異。巢氏傷寒時氣熱病候。皆有登豆瘡一候。卽後世之天痘。獨溫病中無登豆瘡。亦可異也。然登豆瘡僅一病。而巢氏乃分屬於傷寒時病熱病三者。亦可見巢氏分此三病之牽強。

●孫真人之溫病觀

千金方卷十。有治溫病方十首。錄其七。

(一) 治肝腑臟溫病陰陽毒。頸背雙筋牽。先寒後熱。腰強急縮。口中生花方。

(二) 治肝腑臟溫病陰陽毒。先寒後熱。頸筋牽攣。面目赤黃。身中強直方。

(三) 治心腑臟溫病陰陽毒。戰掉不安驚動方。

(四) 治脾腑臟溫病陰陽毒。頭重頸直。皮肉痺。結核隱起方。

(五) 治肺腑臟溫病陰陽毒。咳嗽連續聲不絕。嘔逆方。

(六) 治腎腑臟溫病。身面如刺。腰中欲折。熱毒內傷方。

(七) 治溫毒攻胃。下黃赤汁。及爛肉汁。赤滯下。伏氣腹痛諸熱毒方。

千金方溫病不立專門。附於傷寒之內。孫氏之意。蓋以溫病與傷寒爲同類也。五腑臟溫病。爲前此所未見。僅內經熱論篇。有五藏熱病。然病狀不同。千金每病下係以陰陽毒三字。亦奇特。

又萎蕤湯主治云。「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默默但欲眠。下之者。則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讖語。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矢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

千金之風溫與仲景之風溫。互有異同。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但欲眠。此約略相同者也。其異處。讀者可前後比較而得之。

●王濂之溫病觀

外臺祕要卷四溫病門。引巢氏病源溫病候。王氏之論病。皆以巢源爲依歸。固不僅溫病爲然。第祕要所引小品深師諸方。今皆亡佚。得祕要著錄之。則古代溫病學說之一斑。藉此而存。

溫毒病——深師。療溫毒病及吐下後有餘熱渴方。

溫熱病——古今錄驗。知母解肌湯。療溫熱病頭痛骨肉煩疼。口燥心悶者。

溫毒發斑——刪繁。療肺腑藏熱暴點方。

備急。療溫毒發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大疫難救。黑奴丸方。

冬溫——小品。葛根橘皮湯。療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癩如錦文。壯熱而效。心悶嘔。但吐清汁。宜服此湯則靜方。

古今錄驗。黃連橘皮湯。療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

出肌中斑爛隱疹如錦文而欬。心悶嘔吐清汁。眼赤。口瘡。下部亦生瘡。已自得下痢。宜服此方。小品錄驗。謂冬溫毒。春時被積寒所折。至夏而發。巢源溫病發斑候。其說相同。小品晉陳延之作。錄驗爲隋末甄權之弟甄立言所作。立言與巢元方同時。

●朱肱之溫病觀

類證活人書云。「夏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身痛。其脈浮緊者。此名溫病也。病由冬傷於寒。伏至夏至以前。發爲溫病。蓋因春溫暖之氣而發也。」

又云。「脈尺寸俱浮。頭疼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收。默默但欲眠。此名風溫也。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薄。卽發風溫。主四肢不收。頭疼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發汗卽譫言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若驚癇。目亂無精。療之者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此名濕溫也。病由濕熱相薄。則發濕溫。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暈。如此死者。醫殺之也。白虎加蒼朮湯主之。」

「初春病人肌肉發斑癰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此名溫毒也。溫毒發斑者。冬時觸冒疹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吐下。而表證未罷。毒氣不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有冬月溫暖。人感乖戾之氣。冬未卽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癰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黃連橘皮湯尤佳。」

「病人先熱後寒。尺寸脈俱盛。此名溫瘧也。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久不愈者。服瘧母煎圓。」

「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此名熱病也。病由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法桂枝石膏湯主之。梔子升麻湯亦可選用。」

朱肱所述。有溫病風溫濕溫毒溫毒發斑溫瘧熱病七種。朱氏之溫病。證狀雖略異。至發病之原因。仍根本於內經。自脈尺寸俱浮。至此名風溫也一段。與千金方同。其人素傷於風。至醫殺之也一段。又兩脛逆冷至醫殺之也一節。見喻嘉言醫門法律引。喻氏謂二律出脈經。今查脈經未見。（章太炎先生謂脈經云。兩脛逆冷云云。出脈經。淵雷師查脈經。未見此文。附辨於流行病須知之濕溫篇中。）朱氏治溫病發斑之葛根橘皮湯。與黃連橘皮湯。爲小品及古今錄驗方。見前外臺祕要引。朱氏之論溫瘧。其證先熱

後寒。與內經瘧論篇同。治法用白虎桂枝湯。則宗金匱要略。朱氏論熱病。謂由冬傷於寒。仍爲內經之意。淵雷案。喻之二律。出脈經第七卷。不可發汗門。流行病須知。乃失檢。

●李東垣之溫病觀

此事難知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腠理開泄。少陰不藏。腎水涸竭而得之。無水則春木無以發生。故爲溫病。至長夏之時。時強木長。因絕水之源。無以滋化。故爲大熱病也。是以春爲溫病。夏爲熱病。長春爲大熱病。而變隨乎時而已。』

此事難知爲李東垣口義。弟子王好古記。其云房室勞傷。本於內經。腠理開泄。本於叔和。後人謂伏邪潛於少陰。東垣則第二少陰不藏。腎水涸竭。尙未以少陰爲潛邪之所。東垣以長夏爲大熱病。蓋推演而得。

●張雲岐之溫病觀

張雲岐曰。『傷寒汗下不愈而過經。其證尙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經曰。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如太陽病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大者。陽明溫病也。如胸脅痛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強者。少陽溫病也。如腹滿噎乾。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沉細者。太陰溫

病也。如口燥舌乾而渴。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沉者。少陰溫病也。如頰滿囊縮。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微緩者。厥陰溫病也。隨其經取之。隨其證治之。如發斑。乃溫毒也。『雲岐爲潔古之子。其學當有所承。此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也。』

●王安道之溫病觀

王安道名履。爲丹溪弟子。所著有醫經溯洄集一卷。論溫病傷寒之異甚辨。後世言溫病。皆謂至劉河間始有溫病之治法。然河間但論表熱裏熱之理。其意指傷寒而言。惟安道溯洄集。始大張旗鼓。謂傷寒與溫病殊類。其施治不得相混。故溫病學說之承先啓後。安道實爲一大樞紐。然安道尙尊奉仲景。立論亦多恕辭。與刻意羅織。欲與仲景分庭抗禮者。居心不同。

傷寒立法考曰。『夫傷於寒有卽病者焉。有不卽病者焉。卽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卽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卽病謂之傷寒。不卽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爲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

又傷寒溫病熱病說云。『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

當治裏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

安道謂溫病之熱。自內達外。卽此一語。影響於溫病之治療思想者。至深且鉅。

### ●汪石山之溫病觀

汪氏分溫病爲伏氣與新感兩種。新感溫病。爲前此醫家所未道。

汪氏證治要訣云。「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更遇溫熱。則爲溫毒。熱比溫爲尤重故也。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名曰溫病。病稍輕。溫病未已。更遇溫氣。變爲溫毒。亦可名曰溫病。病較重。此伏氣之溫病也。又有不因冬月傷寒而病溫者。此特春溫之氣。可名曰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溫病也。以此觀之。是春之病溫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更遇溫氣。則爲溫病。與重感溫氣。相雜而爲溫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溫病。不必各立名色。祇要辨其病源之不同而已。」



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是叔和傷寒例之文。石山乃誤以爲仲景之語。叔和以溫毒與溫病分列。石山則合之爲一。叔和有所謂時行之氣。石山則另立新感溫病。金元以前論溫病者。尙未全離叔和藩籬。至石山則面目全異矣。

●趙獻可之溫病觀

趙氏之學。本於薛己。治病以六味八味滋水補腎爲主。其治溫病。亦歸之於腎水枯乾。

醫貫云。『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卽病者。名正傷寒。不卽發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熱病卽暑病。極熱似重於溫也。然爲溫卽不得復言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受病之源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且余有一法。請申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不惡寒則知表無寒邪。曰渴則其腎水枯乾。蓋其人素有火。冬時冒寒。雖傷而不甚。惟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卽發而寒氣藏伏肌膚。自冬至夏。三四月之久。火爲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至此時強木旺。無以滋潤發生。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

●陶節庵之溫病觀

陶節庵之治溫病。謂當以辛涼之藥微解肌。不可大發汗。

陶氏曰。「春分後。夏至前。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用辛涼之藥微發汗。急證見者。用寒涼之藥急攻下。切不可誤汗誤下。當須識此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治。裏證同。」

「夏至後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愈加熱者爲熱病。止用辛涼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急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治。裏證同。」

「立秋後。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爲溫病。亦用辛涼之藥。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

所謂裏證見。急攻下。卽溫病下不厭早之意。

### ●王肯堂之溫病觀

王氏分溫病爲伏寒與四時皆有兩種。治法宗活人書。

傷寒準繩云。「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外。冬時伏寒。變爲溫病。按活人所云溫病有二。其用升麻解肌湯者。乃正傷寒太陽證。惡寒而不渴者。特以

其發於溫暖之時。故謂之溫病爾。其用竹葉石膏湯者。乃仲景所謂渴不惡寒之溫病也。必須細別。勿令誤也。然不惡寒而渴之溫病。四時皆有之。不獨春時而已。若冬傷於寒。至夏而變爲熱病者。此則遇時而發。自內達表之病。俗謂晚發是也。又非暴中暑熱新病之可比。但新中暑病脈虛。晚發熱病脈盛。

●方廣之溫病觀

趙獻可以溫病爲有鬱火。方廣則謂有積熱。趙氏謂鬱火爲人體所自有。方氏謂積熱爲風寒所變成。蓋相類而不相同。

丹溪心法附餘云。「溫熱之病。皆由秋冬之時。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其時天氣收藏。不能卽發。以致氣血怫鬱。變成積熱。至春夏之際。又因外感內傷。觸動積熱。其時天氣升浮。故能發出。其熱自內達外。」又曰。「且以卽病傷寒傷風。與伏氣溫熱病三者言之。傷寒傷風。則身熱有汗。惡風。二者皆邪自外入。故表病裏和。鼻塞而口不渴。溫熱病則邪自內出。故身熱。或有汗。或無汗。鼻塞而口渴也。傷寒傷風之邪。循經而入。以漸而深。故治法要分三陽三陰。清切表裏寒熱虛實明白。方可施治。不可一毫而少差。」

也。溫熱之邪自內而出。不過發攻表中裏三者之熱而已。何難之有哉。」

●喻嘉言之溫病觀

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其論溫熱。分陰分陽。治兼寒熱。爲喻嘉言所宗。嘉言以仲景之風溫。爲內經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溫。其治當從少陰。而以叔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種。爲不根之談。

喻氏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起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中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臟一腑。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從太陽爲治。」

「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爲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爲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風而氣溫。風溫卽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邪熾盛。是爲溫毒。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瘟氣。又非溫證之常矣。」

喻氏別有溫證論三篇。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一例爲上篇。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一例爲中篇。以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一例爲下篇。

喻氏曰。『舉此三例。指冬傷於寒等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陰三陽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卽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卽邪中三陰之謂也。至於熱證。尤爲十中八九。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息也。』

又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斑。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嘉言謂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此後人所以有滋陰之法。又以譫語等爲寒傷營。此卽張石頑等所謂入血分。

●張石頑之溫病觀

張氏石頑。謂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氣分血分之說。脫胎於喻氏。而以黃芩湯爲溫病之主方。

張石頑曰。『黃芩湯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

在裏風熱。其生薑辛散。非溫病所宜。故去之。」

### ●周揚俊之溫病觀

黃芩湯治溫熱。喻嘉言詳論於溫證篇中。周氏推廣其旨。謂含黃芩湯無治法。喻氏謂王叔和冬時伏寒變爲溫病之變字不妥。周氏則以爲確。以爲寒氣內伏。鬱久而發。自成熟矣。周氏又有新邪引出舊邪之說。蓋卽王安道之所謂重感表證也。

周氏曰。「伏氣之源。雖由冬日。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故兼外感者。必先頭痛。或惡寒。而後熱不已。此新邪引出舊邪也。」

### ●葉天士之溫病觀

葉天士溫證論。有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以此十二字者。爲所謂外感溫病之綱領。陸九芝先生。以爲溫證論爲顧景文所捏造。非葉氏本意。然臨證指南中風溫溫病諸門。案語多有與此十二字相合者。從指南案語中摘要排比。可以窺見葉氏對於溫病之主張。今分條摘錄之如下。仍就原案次序。系以數字。以便讀者之翻檢。

風溫入肺——風溫門 4 及 5

近日風溫上受……肺受熱灼——風溫門 1

溫邪上受。內入乎肺——溫熱門 4

此口鼻吸入溫邪。先干乎肺——溫熱門 5

暑溼傷氣。肺先受病——暑門 6

暑必挾溼……從鼻吸而受。必先犯肺——暑門 15

以前論溫邪上受首先犯肺。

溫邪逆傳膈中——溫熱門 30

吸上溫邪。鼻通肺絡。逆傳心胞絡中。震動君主——溫熱門 22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微熱渴飲。邪犯肺。失治邪張。逆走膈中——暑門 43

熱邪內迫。氣分阻閉。當治肺經。倘逆傳膈中。必致昏厥——暑門 5

口鼻吸入穢濁。自肺系漸入心包絡——疫門 4

以上案語十一條。綜合之。卽得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之觀念。溫疫與溫病。自喻嘉言以至清代溫熱家。皆視爲絕不相同之病。吳又可溫疫論謂溫邪入踞募原。葉氏案語中。亦常有募原字樣。惟涉及募原者。多顯胃病之證候。其治法亦多用辛涼輕劑。要而言之。肺胃兩字。爲解析溫病之鎖匙。葉氏所謂犯肺傳心包。用辛涼輕劑者。爲呼吸系病。入募原不用辛涼輕劑者。爲消化系病。葉氏所謂溫病。乃包含肺胃兩系而言。(卽溫疫不在內。亦有兩系可分。)研究溫病者。於溫病之初期。但注意葉氏之肺之一系。而忽略其胃之一系。實爲大誤。以吾儕之目光觀之。葉氏所謂風溫。多爲重性流行性感胃。或急性肺炎。(重性流行性感胃。多續發肺炎。)重性流行性感胃。往往有下利之腸胃型。葉氏所謂濕溫。多爲眞傷寒。眞傷寒之經過中。亦能併發肺炎。夫流行性感胃等屬於肺病。眞傷寒屬於胃腸病。然胃腸病有肺證狀。肺系病有胃腸證。肺胃兩種證狀。混淆雜出。以今日之科學目光觀之。固可分系指陳。有條不紊。然在舊時代。則有混淆不清。無從分別之苦。故有以治胃腸之藥治肺者。如昔人之用黃芩湯是也。(黃芩湯所治之溫病。爲胃腸系之溫病。爲喻嘉言等心目中之溫病。辛涼輕劑所治。爲肺系。爲葉天士心目中之溫病。以黃芩湯治黃芩湯證者不誤。以黃芩湯借治肺證狀者誤。)葉氏鑒其失。乃改以辛涼治肺。



藥治之。宗葉氏者。又多以治肺之藥治胃腸病。（指未併發肺證狀之胃腸病）故陸九芝先生又起而正之。（嚴格言之。以治肺之藥治肺者不誤。以治肺之藥。借治胃腸者誤。）故九芝先生與葉氏之爭。可謂之爲肺胃之爭。合而觀之。其癥結在肺胃之病藥各異。與肺胃病藥之錯認。分而觀之。則葉氏與九芝先生。各有理由。然則葉氏固無罪乎。曰惡得無之。辛涼輕劑。固是肺藥。然可以治輕微之感冒。不可以應付危險之肺炎。以辛涼應付一切。藥輕而不及穀。此所以有逆傳心包之變也。

葉氏關於募原之說。錄之如下。

口鼻吸入熱穢。肺先受邪……其邪由中道及於募原……痞悶不飢……桂枝白虎湯——溫熱門 8

穢熱由清竅入。直犯募原……不飢痞悶……苦辛寒法——暑門 28

時令濕熱之氣。觸自口鼻。蓋由募原以走中道……不飢不食……芳香逐穢——濕門 7

吸受穢邪。募原先病。嘔逆……芳香通神。淡滲宣竅——濕門 8

口鼻受寒暄不正之氣。過募原。擾胃——溫熱門 50

穢濕邪吸由募原分布三焦。脘腹脹悶……正氣散法——濕門44

葉氏既曰由中道及於募原。復曰由募原及於中道。似無真知灼見。徐靈胎謂此老多套語。信然。

葉氏所謂溫邪上受之溫病。爲外感溫病。一蓋以爲寒熱溫涼。四時之氣不同。冬有卽時發病之傷寒。則春必有卽時發病之春溫。夏必有卽時發病之傷暑也。其春時傷人之溫氣。謂之溫邪。夏時傷人之暑氣。謂之熱毒。感而卽病。故曰外感。一伏氣溫病。指南中亦時見及。葉氏所謂伏氣。其一爲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伏氣。其一爲夏令之暑。伏至秋季而發。殆襲王肯堂所謂晚發之名歟。

伏氣發熱——溫熱門10

少陰伏邪——溫熱門15

溫邪久伏少陰——溫熱門52

溫熱病已傷少陰之陰——溫熱門57

體虛。溫邪內伏……猶是冬令少藏所致——溫熱門45

以上爲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伏氣。

伏暑阻其氣分——暑門 3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暑門 43

伏暑至深秋而發——暑門 16

此非傷寒暴感。皆夏秋間暑濕熱氣內鬱。新涼引動伏暑。當以輕劑清解三焦。奈何醫者不曉伏氣爲病。——暑門 17

以上論伏暑

葉氏謂傷寒爲足經。溫病爲手經。傷寒之六經。以太陽爲首。葉氏之手經。以手太陰爲首。此種主張。可自指南之字裏行間得之。

初病手經。不當用足經方。——溫熱門 39

蓋溼雖手經爲病。今世多以足六經主治。——溫熱門 38

大凡暑溼傷氣。溼著阻氣。肺主一身周行之氣。位高爲手太陰經。——暑門 54

四肢不煖。亦手厥陰見症。非與傷寒同法。——濕門 10

葉氏又謂溫病當分三焦。與傷寒之分六經者不同。

治法以辛涼微苦。氣分上焦廓清則愈。惜乎專以陶書六經看病。——暑門 11

然邪在上焦。壅遏阻氣。必聚熱。痰臭滄渴。是欲內閉。惜不以河間三焦立法。或謂傷寒主六經。——

### 溫熱門 29

故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暑門 54

葉氏以三焦之說。屬之河間。然河間書中。遍覓不得。陸九芝先生謂是此老之臆說。氣分血分。亦爲葉氏重要學說之一。雖非葉氏雖所自創。然盛行於葉氏之後。

暑風必挾濕溫。必傷於氣分。——暑門 9

大凡暑與熱。乃地中之氣。受吸致病。氣結則上焦不行。下脘不通。不飢不欲食。不大便。皆氣分有阻。

### ——暑門 1

溫邪已入血分。舌赤音低。神呆潮熱。卽發斑疹。亦是血中熱邪。——溫熱門 32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遂舌絳縮。小便忽閉。鼻煤裂血。口瘡耳聾。神呆。由氣分之邪熱。漫延於血

分矣。——暑門 43

夫溫熱時厲。上行氣分。而漸及於血分。非如傷寒足六經。順傳經絡者。——溫熱門 28

以上論氣分血分

葉氏論溫病之主要觀念。已如上述。以指南中鈎稽所得。與世傳之溫證論比較。其說相類。然則九芝先生謂溫證論非葉氏之意者。蓋故爲闕脫。非確論也。

所謂溫證論者。吳醫彙講刻之。貯春仙館刻之。拜石山房刻之。種福堂又刻之。王孟英等所視爲金科玉律者也。然循其字裏行間而核之。則有自相矛盾者。有混雜不清者。凌亂支離。不可卒讀。不意歌謳贊美。珍同瓊寶之溫證論。乃如此不堪。彼終身由之而不疑。信之而不遠者。亦事理之不可解者也。

溫證論曰。『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爲辨。』然其後則曰。『三焦不得從外解。必至成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所謂胃者。爲手陽明乎。抑足陽明乎。使爲足陽明。則所謂溫病傳足不傳手者。其說固無以自存。而既能傳胃。則久在一經之說。亦自相矛盾矣。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此十二字者。溫證論之總綱也。其後則曰。『溼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

大便鞭。乃爲無瀉。始不可再攻也。『濕溫之病。隸於胃腸。此吾所謂胃系之溫病。與肺系無關之溫病也。則此十二字者。僅爲犯肺溫病之綱領。決不能包括溼溫等胃系溫病。以肺系溫病之綱領。兼統胃系之溫病。』諺所謂張冠李戴。涇渭不分也。

●薛生白之溫病觀

南園薛生白。與葉天士同時。所著有醫經原旨等書行世。原旨有薛氏自序。辨內經爲僞書。識解卓越。集註亦明白簡練。註雖採自各家。然既經薛氏之銓裁。卽不啻爲薛氏之意見。故就醫經原旨之註解。以求薛氏對於溫病之主張。似較可恃。

醫經原旨卷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節。薛氏集註云。『冬傷於寒者。以類相求。其氣入腎。其寒侵骨。其卽病者。爲直中陰經之傷寒。不卽病者。至春夏則陽氣發越。營氣漸虛。所藏寒毒。爲外邪喚出。名爲溫病。所藏者少陰。所合者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也。所發者少陽。所病者寒熱。由內出外。而未及於表也。』  
又原旨卷二。因於寒體。若燻。汗出而散節。薛氏註云。『感寒邪則發熱。得汗而解。南人讀傷寒。北人曰熱病。其所感陰陽虛實。經絡藏腑。卽病不卽病。傳變不傳變。惟仲景書另爲聖經。所當玩索者也。』

熱家以熱病與溫病合稱溫熱。薛氏則以爲熱病卽是傷寒。其不同如此。

原旨卷五。薛氏集註曰。『止言足經。不言手經者。以傷寒爲表邪。欲求外症。但當察於周身。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六經盡之矣。手經無能徧也。且手經所至。足經無不至者。故但言足經。則其左右前後陰陽諸證。無不可按而得。而手經亦在其中。不必言矣。』（薛氏對於手經足經之觀念如此。）又卷五。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節薛氏集註云。『寒邪中人而成溫病暑病者。其在時則以夏至前後言。在病則以熱之微甚言。故凡溫病暑病。皆傷寒也。』

世傳濕熱贅言（或作濕溫）爲先生手筆。贅言所論。大部分爲真傷寒。卽所謂腸窒扶斯。觀其文氣。與原旨迥不相侔。謂此出於僞託。予則信之。

●吳鞠通之溫病觀

吳瑭鞠通。刺取天士醫案。著溫病條辨四卷。以溫病從口鼻入。治在手太陰肺。皆葉氏之餘緒也。惟劃分三焦。則與天士不同。天士醫案中之三焦。除上焦之意義。略有確定外。其他援引三焦處。多爲套語。吳氏乃從而指實之。遂不免膠柱鼓瑟之誦。

吳氏上焦篇列溫病之大綱。凡九曰：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暑溫、濕溫、秋燥、冬溫、溫瘧。暑溫命名之不妥。姑不具論。舉若干種不同之病。悉納之於溫病之中。而號之曰溫病。此溫病之所以蕪雜而不可理歟。

●章虛谷之溫病觀

章楠虛谷著醫門棒喝二集。發揮溫病之旨。而着重於六氣之變化。文繁不能多載。摘其要義如次。

章氏曰：「夫經論伏邪爲病。四時皆有。惟溫病則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虛風賊邪。隨時氣而成溫病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兩證。如經所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是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發者爲實證。如云：冬不藏精。春發溫病者。爲虛證也。仲景所論內發之溫病。亦有虛實之別。然止十餘條。而靈素論熱病頗詳。溫甚卽爲熱病。故節錄其要者。次於仲景條後。卽證其義理焉。若外感溫病。近世葉天士論之。辨明源流。而與傷寒不同。亦與內發之溫病各別。故錄其語附後。學者苟能潛心體會。則時邪與伏氣源流已清。庶不至牽混誤治也。」

●王孟英之溫病觀

淵雷師云：王氏與葉桂吳塘。俱稱溫熱家。而士雄識字較多。俗醫之信仰士雄。亦因此不如葉吳也。士雄



所著。有溫熱經緯四卷。經緯者。以內經仲景之文爲經。以葉薛諸家之說爲緯也。自序云。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風寒暑燥濕。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爲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卽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喝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也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爲溫熱。或以溫熱爲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爲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併暑喝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

●陳祖恭之溫病觀

雲間陳祖恭。字平伯。揚州葉子雨謂陳氏立論偏於清涼。溫熱經緯中所收之風溫一篇。傳爲陳氏所作。王孟英疑之。謂究難考實。姑從俗標其名氏。而次於王氏之後。

陳氏謂內經冬不藏精春必溫病之語。乃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爲病矣。是陳氏之意。以爲溫病無所謂伏邪。第有四時六氣之感耳。

陳氏風溫之提綱曰。必身熱欬嗽煩渴。此真葉氏之所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犯肺之病。固無所謂伏邪。溫熱家謂內經之伏邪溫病。爲由內達外。而葉天士犯肺之溫病。則分明由外入內。兩兩相衡。與內經不合。故別創外感溫病以緣飾之。王士雄既心知內經不藏精兩句。無所謂伏邪。而經緯卷一。仍列之伏氣溫熱中。亦可見其自相鑿柄矣。

●柳寶詒之溫病觀

澄江柳寶詒著溫熱逢源三卷。論伏氣外感之義甚詳。謂六經形證。傷寒與溫病不殊。是其特異處。

柳氏曰。「冬令受寒。隨時而發者爲傷寒。鬱久而發者爲溫病。就溫病言。亦有兩證。有隨時感受之溫邪。如葉香巖吳鞠通所論是也。有伏氣內發之溫邪。卽內經所論者是也。」

又曰。「所列六經形證。(內經熱論篇。)傷寒與溫病。初無二致。」

又曰。「伏溫之病。隨經可發。」(或由三陽而出。或肺胃最重者熱不外出。而內陷於手足厥陰。或腎氣虛。不能托邪。而燔結於少陰。)

●戴北山之溫病觀

戴天章字麟郊。晚號北山。著廣瘟疫論四卷。陸九芝先生謂此書所論實爲溫病。因改題廣溫熱論。議論治法。雖不盡善。而以表裏兩證爲綱領。則條理清晰。有足多者。

戴氏謂瘟疫（從原文）一證。曆代名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河間易老東垣等）惟無專書。亦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穿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濛。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者。或雖見而不能信者。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證之始。開卷先列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條。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云云。

●陸九芝之溫病觀

遜清醫壇。爲葉香巖所宰據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傑。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陸九芝先生出。而香巖溫熱之學說。始起一絕大之變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詞。抒獨得之精義。讀其書者。無不神移色動。先生以爲醫不審傷寒論命名。故不善用傷寒方。乃作傷寒有五論。俾人知風寒溫熱之皆在論中。論中之方。可治風寒。亦治溫熱。先生以傷寒論六經並重。而風寒溫熱之病。以陽明爲淵藪。故作陽明病釋。先生以爲戴北

山之廣瘟疫論。所論爲不染之溫熱。非傳染之瘟疫。故刪改而刊行之。凡所以辨明傷寒溫熱之方治者。細微曲折。無不諄諄言之。今節其溫熱說如下。

「余既取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明仲景撰用難經之意。凡溫熱之治。卽當求諸傷寒之論者。無疑義矣。而其二曰傷寒。與四曰熱病。五曰溫病。則傷寒自是傷寒。溫熱自是溫熱。正有不可不辨者。而余謂此亦易辨也。何以辨之。則仍辨以傷寒論太陽陽明兩經之證。以經言之。太陽在外。陽明在內。以證言之。太陽爲表。陽明爲裏。傷寒由表入裏。其始僅爲太陽證。溫熱由裏出表。其始卽爲陽明證。苟非能識傷寒。何由而識溫熱。苟非能識傷寒之治。何由能識溫熱之治。人苟於太陽陽明之部位。既從兩經歷歷辨之。再勘定其人之所病。或僅在於太陽。或已在於陽明。而寒與溫之分途。自截然而不爽。故必能識傷寒。而後能識溫熱也。」（世補齋前集雜文中節錄）

先生又云。「人病之熱。惟胃爲甚。胃熱之甚。神爲之昏。從來神昏之病。悉屬胃家。」案神昏大熱。歸之於胃。本爲通常之觀念。故主張犯肺之溫熱家。亦有規盡胃汁之說。惟先生謂肺病無神昏。則殊不盡然。蓋先生所推演之溫病。本爲胃之一系。故有此主張耳。

## ●結論

綜上所述。於溫病學說之變遷。已略具梗概。此二十七家中。舍奇特不中於理。在溫病學說思想上無甚影響者而外。其最可注意者。爲王安道葉天士陸九芝三人。溫病學說之劇變。王安道啓其端。溫病名實之淆亂。葉天士爲禍首。（雖不止天士一人。而天士之過最大。）處葉吳學說積威之下。作大舉之駁擊。則陸九芝殿其後。王安道以後之變革。約有三端。一爲病因。（伏氣新感。）二爲病理。（由內達外。）三爲治療。（注意清裏熱。）跡其用藥之對象。大抵爲胃。至葉天士始別創犯肺之說。而溫病之病所。遂有肺胃兩系。此時胃系之溫病。雖尙存在。然已處模糊之狀態中。漸爲醫者所淡忘。厥後溫熱家以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爲溫病之綱領。於是胃系溫病之起病。不由於犯肺者。（如溼溫。）亦一律以此十二字彙統之。於是胃系溫病初期之病。因病理治療諸學說。一律平空割去。另冠以肺系之證治。此真俗語之所謂張冠李戴。最後則胃系溫病之中期末期。亦皆以治肺之藥治之。而治療之成績。遂不可問。（陸九芝先生曰。夫人之所病者胃。而醫之所言者肺。可以爲證。）此種流弊。無形中蔚爲風氣。流行於時醫之腕底。彼等所著之溫熱書。則兼收並蓄。仍以內難仲景。裝點門面。以掩其用藥輕淡之陋。

其他各種流弊尙多。細考之皆有所從來。陸九芝先生目擊其禍。因奮筆著世補齋醫書。闡明胃系溫病之證治。文詞雖不免褊激。然切中肯綮。爲救時之良藥。惟陸氏一意闡發胃系之溫病。置肺系於不顧。甚至謂胃病有神昏。肺病無神昏。此則失之武斷。適貽主張犯肺者以口實。彼必謂爾所說之溫病。爲胃系之溫病。我所說之溫病。爲肺系之溫病。爾闡發胃系溫病。縱有若何妙義。排斥肺系溫病。縱如何劇烈。皆與我無干。所謂爾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爾爲爾。我爲我。兩不相涉。是則溫病肺胃之問題。仍未解決。而溫病肺胃之爭。亦將終古而無已。

進一步想。則九芝先生之闡發胃系溫病。不可謂不力。批評肺胃溫病。亦不可謂不盡。然卒未能蕩平葉吳之壁壘。絕葉吳之根株者。蓋未搗葉吳之巢穴。斫葉吳之根本耳。

凡批評一種學說。目光必籠罩此學說之全體。從大處落墨。若支支節節。攻其局部。則此剿彼竄。永無甯日。九芝先生之批評。尙爲支支節節之剷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僅成對抗之形勢。無以扼葉吳之要吭。今當進而討論肺系溫病之根本問題。第一點當先問所謂肺系溫病。本來是否稱爲溫病。第二點當問所謂肺系溫病。是否闖入溫病之範圍。有否闖入之必要。第三點正名責實。當問所謂肺系溫病。應否冒

溫病之名。應否承認其爲溫病。第四點。葉氏治此肺系溫病之療法。有無價值。第五點。既不承認此種病爲溫病。應擇何種病名以名之。根據溫病學說思想變遷之經過情形。逐點解答如下。

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溫病。考其證狀。在葉天士以前。並未稱爲溫病。人謂葉天士所發明。吾謂葉天士所杜撰。人謂葉天士所特創。吾謂葉天士所混稱。

二。從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上考察。所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溫病。確是節外生枝。中途平空闖入。溫病之涵義。本已複雜。（已行複雜。不足爲可以闖入之理由。）再闖入此漠不相關之溫病。益令名實淆亂。故並無闖入之必要。

三。本非溫病。中途闖入。不應冒溫病之名。不應承認其爲溫病。當屏之於溫病範圍之外。

四。葉氏以治肺之藥。治犯肺之病。不誤用消導攻伐。尅削無辜。意見頗合。惟藥力輕不及殼。致常有所謂逆傳心包之變。葉氏之意見保留之。用藥改革之。（以治肺之藥治胃。爲葉氏以後之流弊。其過不在葉氏之本身。以此責葉氏。葉氏不任其咎。）葉氏治療意見之合否。與葉氏對於此病之命名。不生關係。

五。此問題於後文詳論之。（見第五章）

要而言之。中醫之病名。最爲龐雜。所謂溫病。非一病也。特以溫病括之耳。在犯肺之病。未屏出以前。固極凌亂龐雜之致。已屏出以後。亦未入釐然有序之境。特以犯肺之病。本非溫病。屏之溫病範圍之外。無損於犯肺之病之治療。而有利於溫病學說之整理。所以縮小溫病之範圍。覈其名實之是否相孚。俾易於整理耳。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

章虛谷等。稱葉氏犯肺之病。爲外感溫病。其實外感之病。不止犯肺一種。（如暑病。俗醫亦謂之外感溫病。至伏暑則另是一種說法。）苟以爲屏去犯肺之病。而外感溫病卽似被完全推翻。彷彿從此溫病。只有伏氣之治法。而無外感溫病之治法。以爲溫病之治療。缺而不完。中心惶惶無所主者。皆謬見也。蓋所謂外感溫病者。既不止犯肺一種。則外感溫病之大部分。依舊存在。似無所用其杞憂。以此爲懼。何懼之有。（伏氣外感。當於後面批判之。見第三章。）一般心理。多誤認葉氏犯肺之病。卽溫病之全體。（此種誤會之發生。大抵出於真以爲溫邪上受十二字。可爲溫病綱領之故。）以爲推翻葉氏犯肺之病。卽不啻推翻溫病之全體。因之大起恐慌。此種見解。更爲謬絕。吾前言葉氏之溫病。僅爲溫病學說之一



部分不足爲全體溫病學說之代表。則推翻葉氏之溫病。僅爲推翻溫病學說過程中之一部分。決非推翻溫病之全體。進一步言。則犯肺之病。尤僅爲所謂外感溫病中之一部分。多之徒亂耳目。少之無關重要。(葉氏胃之一系之溫病。雖或背古旨。然尙可附帶辨正。故廢禮存羊。留而不削。)故吾所屏去之溫病。匪特非溫病之全體。抑且非葉氏外感溫病之全體。芟此贅疣。則溫病學說之整理。或將釐然而有序。

## 第二章 溫病病名名實之歧異

(一) 溼溫——章太炎先生曰。「夏秋之交。有病寒熱往來如瘧。胸中滿悶者。久久不治。或致小腸蓄血。始作時。時師輒謂之溼溫。按溼溫名見難經。爲五種傷寒之一。但言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猶未志其證狀。脈經卷七云。傷寒溼溫。其人常傷於溼。因而中喝。溼熱相搏。則發溼溫。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又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喝。如此者醫殺之也。(以上脈經。)然則喝病有溼。名曰溼溫。猶溫病有風。則曰風溫。狀亦猛烈。非汎汎似陰陽兩岐者。其後朱肱活人書許叔微本事方。皆據難經之脈。脈經之證。以定溼溫。而以

白虎加蒼朮湯治之。異是者不在溼溫之域（兩脛逆冷。而用白虎。猶厥陰傷寒脈滑而厥者。主以白虎也。皆以裏有熱故。）今之所謂溼溫者。果兩脛逆冷耶。果頭目痛苦耶。病發十日以內。果已妄言耶。徒以其病在夏秋。身又有汗。遂強傅以溼溫之名。葉桂創之。吳塘以來附之。衆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療。古今或容有異。若以病狀定病名。此不能違古而妄更。葉吳之所謂溼溫。可謂懸牛頭。賣馬脯矣。——節時師誤指傷寒小柴胡證爲溼溫辨。

誦穆案。脈經之溼溫。非葉吳之溼溫。同一病名。而內容之岐異如此。葉吳之溼溫。蓋因襲溼溫之舊名。而遺溼溫之舊實矣。時師所謂溼溫。卽遠西之腸窒扶斯。太炎先生以爲卽傷寒論中之小柴胡證。當以柴胡等治之。脈經之溼溫。殆卽俗醫之所謂暑溼。此說今不甚通用。而葉吳之說。反流行無阻。習醫者皆深中其說。驟難抽易。不如兩存其名論。而整齊其治法。各行其是。似亦無所窒礙也。（葉氏溼溫之病在胃腸。爲葉氏胃系之溫病。）

(二)風溫——取仲景叔和之風溫。與天士平伯之風溫。較而論之。則此數者之證治。大相懸異。仲景之言風溫曰。一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

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叔和脈經卷七云。』傷寒有五。皆熱病之類也。同病異名。同脈異經。病雖俱傷於風。其人素有錮疾。則不得同法。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薄。則發風溫。四肢不收。頭痛身熱。常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讖語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善驚。目亂無精。治之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案王氏傷寒例云。『更遇於風。變爲風溫。』）仲景與叔和相去不遠。而其所述之證狀。已有歧異。持此以較天士平伯。則尤不可以道里計。葉氏之言風溫曰。『風溫者。春月受風。其氣已溫。經謂春氣病在頭。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此手太陰氣分先病。失治則入手厥陰心胞絡。血分亦傷。蓋足經順傳。如太陽傳陽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傳心胞絡。人多不知。俗醫見身熱欬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有見痰喘。使用大黃礞石滾痰丸。大便數行。上熱愈結。……陡變驚癇。莫救者多矣。』（見幼科醫案。）陳平伯云。『風溫爲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天士平伯之風。溫。皆歸其病於肺。讀者思之。此與仲景叔和之風溫。果相同耶。抑相異耶。

張石頑曰。『凡溫病之熱。咸從內而發於表。所以最忌辛溫發汗。……故仲景云。太陽病。……爲溫

病云云。此溫病誤汗而爲風溫也。又傷寒例云。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此溫病更遇於風之風溫也。……舉世皆以風熱咽痛唾痰聲啞者爲風溫。雖治法不遠。殊失風溫本旨矣。『誦穆案。張氏所謂舉世皆以爲風溫之病。卽葉天士一流之風溫。張氏謂殊失風溫之本旨。蓋深知風溫名實之有異矣。』

(三)溫毒——傷寒例曰。『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

活人書曰。『初春病人肌肉發斑癩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此名溫毒也。』(巢氏病源名此爲溫病發斑候。)

吳鞠通曰。『溫毒咽痛喉腫。耳前耳後腫。頰腫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腫甚。則耳聾。俗名大頭溫。蠅蝮溫者。普濟消毒散去柴胡升麻主之。初起一二日再去芩連。三四日加之佳。』

誦穆案。自叔和至活人書所說之溫毒。其主證爲發斑。此與鞠通溫毒之懸殊。無待辭贅。鞠通所說之溫毒。卽俗所謂鷓鴣瘟。或名發頤。或名炸癩。西名耳下腺炎。耳聾爲炎症併發之中耳炎。鞠通謂俗名大頭瘟。則又非是。大頭瘟另有一種證狀。爲丹毒之一症。亦不得譌襲也。

(四) 溫瘧——金匱要略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淵雷師云：「瘧論以先熱後寒者。爲溫瘧。但熱不寒者。爲瘧瘧。金匱則瘧瘧溫瘧似無別。」（誦穆案。內經瘧論之溫瘧。與瘧瘧不同。金匱則瘧瘧與溫瘧似無別。故金匱之溫瘧。與內經之溫瘧不同。）

(五) 冬溫——小品方「葛根橘皮湯。療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癰疹如錦文。」（巢氏病源名此爲溫病發斑候。活人書名此爲溫毒。謂初春所發。見前溫毒條。）

吳坤安傷寒指掌曰：「煩勞多慾之人。陰精久耗。適遇冬月非時之暖。感而卽病者。冬溫也。」（入手太陰肺）

誦穆案。小品之冬溫。若以後世言伏氣者觀之。可假稱之爲伏氣冬溫。吳坤安之冬溫。殆所謂新感冬溫矣。又案。如第一條之濕溫。病名相同而證狀不同。是謂名同而實異。如第五條之小品冬溫。與活人書之溫毒。病名雖異。而證狀則大致相同。是謂名異而實同。名異而實同。亦不可以不辨。外此則不復毛舉細故。

溫病之名實。其淆亂如是。淆亂之故。由於溫病學說之變遷。由變遷而生異同。有異同則形成淆亂。故同一濕溫。有甲乙兩種。攻甲則遺乙。攻乙則遺甲。非數名同舉。分道深入。決不足以窺其本而窮其變。故於述溫病學說變遷之後。復析其名實如上。

### 第三章 伏氣與外感（溫病之病因）

伏氣外感。爲溫病之兩大原因。深入人心。左右研究溫病者之思想。逐節抽繹之如下。

#### ●伏氣外感說之源流

伏氣外感之說。底定於章虛谷。沿流溯源。則汪石山有伏邪新感之辭。王安道王叔和有卽病不卽病之別。傷寒平脈篇。亦有伏氣字面。內經冬傷於寒一節。溫熱家尤視爲伏氣之鐵證。

冬傷於寒一節。已見前第一章。意義簡單。無須贅說。傷寒論平脈法云。「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故爾。今復欲下利。」案平脈法非仲景遺文。淵雷師謂辭氣頗類叔和。義理乖張亦甚。此條所說。亦支離不可強解。王叔和傷寒例。以卽病爲傷寒。不卽病爲溫病。卽病不卽病。爲溫病傷寒分劃之界線。王安道亦僅

以卽病不卽病。別傷寒與溫病。以溫熱家之目光觀察之。則此時之傷寒爲外感。（或新感）爲感而卽病。此時之溫病。則爲伏氣。爲感而不卽病。伏氣之病。僅有溫病。溫病亦祇有伏氣一種。溫病範圍以內。尙無伏氣外感之對立。換言之。卽此時伏氣外感之並存。無異爲傷寒溫病之對峙。是爲伏氣學說之第一期。汪石山分溫病爲伏氣與新感兩種。於是溫病之原因。由一種伏氣。而再增一種新感。成爲兩種。葉天士臨證指南中之伏於少陰。卽所謂伏氣溫病。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卽所謂新感溫病。章虛谷之外感溫熱。意義與新感相近。惟章氏所指。爲葉氏首先犯肺之病。與石山所指者之證狀不同。字義雖相近。而包含之病不同。然至是而溫病由伏氣一種原因。加入新感。成爲兩種。是爲伏氣學說之第二期。溫病伏氣陷入之時期。初僅冬令。冬令所伏。內經祇出一寒字。王叔和謂其冬復有非節之暖。名爲冬溫之毒。小品方有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等語。於是冬令陷入之伏氣有兩種。一爲寒。一爲溫。其非節之暖。中而卽發者。名爲冬溫。又與中寒卽發之傷寒相對待。內經陰陽應象論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內經論四氣所傷。惟冬寒始成溫病。風暑與濕。在此亦爲伏氣。溫熱家以爲內經所論之飧泄等。雖

非溫病。而溫病固亦有春夏秋三時之伏氣。此葉天士所以有伏暑之說。而沈宗淦則直謂四時之氣皆由伏氣而發者也。《溫熱逢源》引沈宗淦曰：「伏氣爲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春溫一證。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喻嘉言秋燥論曰：「內經病機一十九條，獨遺燥氣。他凡秋傷於燥，皆謂秋傷於濕。歷代諸賢，隨文作解，弗察其訛。昌特正之。大意謂春傷於風，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傷於燥，冬傷於寒，覺六氣配四時之旨，與五運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一決也。」吳鞠通取秋燥編入溫病條辨，而秋燥又成爲溫病之一種。

### ●伏氣所藏之地

伏氣所藏之地。王叔和謂在肌膚。《傷寒例》云：「寒毒藏於肌膚。」喻嘉言駁之曰：「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粱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病源》謂藏肌膚中，與叔和相去一間。喻嘉言等謂藏於少陰。主少陰者最多，爲其合乎內經冬不藏精之旨也。

伏氣由少陰外出，或謂發於太陽，或謂發於少陽，或謂發於陽明。柳寶詒則謂隨經可發。柳氏云：「邪伏



少陰。隨氣而動。流行於諸經。或乘經氣之虛而發。或挾新感之邪氣而發。其發也。或由三陽而出。或由肺胃。最重者熱不外出。而內陷於手足厥陰。或腎氣虛。不能托邪。而燔結於少陰。是溫邪之動。路徑多岐。隨處可發。初不能指定發於何經。卽不能刻定見何脈象也。」

伏寒藏於少陰。溫熱家言之已詳。惟春夏秋伏久而發者。不知藏於何處。葉天士謂伏暑阻於氣分。亦籠統之辭。仍未說明其潛伏之所在。若謂伏於募原。則吳又可之故智耳。

●外感與時行

外感爲中而卽病。時行亦中而卽病。以卽病一點言之。初無二致。〔時行亦有謂中而不卽病者。主此說者極少。〕惟舊說以爲外感無傳染性。時行則有傳染性。

陰陽大論曰。『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時行二字。顧名思義。卽有流行傳染之意。長幼相似。益爲傳染之徵。〔時行亦卽天行。其詳見第四章傷寒溫病與時行〕時行之病。又謂之疫。疫分兩種。一爲寒疫。一爲溫疫。

傷寒例曰：「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

周揚俊曰：「自晉以來。疑鬼疑蜮。沿陋無已。如崔行文之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柳寶詒曰：「此必當時有寒疫流行。用此得效。因而相傳也。」

陸九芝曰：「疫有兩種。曰溫曰寒。以其病爲大小相同。長幼相似。如役使。如徭役。故古人謂之役。後人稱爲疫。至宋以後。又稱爲瘟。瘟卽疫也。溫與寒。則疫中之兩證也。」

### ●兼感

由伏氣而致疾。不雜其他原因者。爲純粹之伏氣溫病。若本有伏氣。復有新感者。謂之兼感。兼感者。伏氣兼外感也。

王安道曰：「春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爲溫病也。」

周揚俊曰：「伏氣之源。雖由冬日。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故兼外感者。必先

頭痛或惡寒而後熱不已。此新邪引出舊邪也。」

柳寶詒曰：「伏溫之邪。由春夏溫熱之氣。蒸動而出。此其常也。亦有當春夏之間。感冒風寒。邪鬱營衛而爲寒熱。而引動伏氣。初起一二日。第見新感之象。意其一汗卽解。乃得汗後表證略減。而裏熱轉甚。昧者眩其病狀。幾若無可把握。不知此新邪引動伏邪之症。隨時皆有。」（案第見新感之象。乃傳染病之前驅期也。汗後裏熱轉甚。乃傳染病之證狀漸顯也。）

伏氣兼內傷——伏氣與外感合。既知其爲兼感。「伏溫而兼內傷者。則因內傷而留滯。伏溫不得爽達。治之不得其法。每有因此淹纏。致成壞證者。卽如平時有氣鬱之病。則肝木不暢。絡氣鬱滯。溫邪竄入肝絡。卽有胸板脅刺欬逆等症。邪鬱不達。久而化火。卽蒙冒厥陰。而有昏溼之變。平日有痰飲內停者。抑遏溫邪。不得疎越。鬱之既久。外冒之痰濁。尙未蒸開。而內藏之津液。早已乾涸。一旦熱勢猝發。如烈火燎原。不可措手者。亦往往有之……」（柳寶詒語）案病者素有內傷。無論是否潛伏。要皆施治棘手。柳氏所述。固不可廢。

重感——重感與兼感不同。兼感爲本有伏氣。再遇外感。重感爲本有伏感之溫氣。再遇外來之溫氣。所

謂溫氣。如爲風寒之邪。則實際上無甚歧異。

王叔和曰：「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兩感症而治之。……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更遇瘟氣。變爲瘟疫。」

汪石山曰：「有溫病未已。更遇溫氣。與重感溫氣相雜而爲病。」

據後世溫熱家之意見。以爲叔和之重感於寒爲兼感。更遇瘟氣爲時行。皆不在重感之域。

兩感——張石頑曰：「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與少陰合病。二日陽明與太陰合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至水漿不入。不知人事者。六日死。然傷寒病兩感者亦少。惟溫病熱病居多。以溫病從少陰發太陽。卽是兩感之證。柳寶詒曰：「兩感證是內外合邪。溫熱是由內達外。其外面見證雖同。而病之來源各異。本不可同日而語也。」（案來源各異一語。可謂蛋中尋骨。）

### ●伏邪

柳寶詒曰：「伏邪之名。從前未經道及。自蔣問齋著醫略十三篇。煌煌然著伏邪之名。而伏溫一病。始昭然大白於天下。惜乎其撰伏邪篇。歷引內經仲景之文。既詳且備。而靡入吳又可募原之論。謂伏邪卽

與溫疫同條共貫。殊不知溫疫之邪。從口鼻吸受。所受者濕穢之邪。藏於募原。則發爲寒熱痞悶嘔噦等證。伏溫之邪。從經絡內襲。所襲者風寒之邪。伏於少陰。發爲寒熱身痛之候。病原見證。兩者截然不同。蔣氏不能細加審別。而伏邪論中。每每將募原說牽涉攙混。一

蔣問齋曰。『伏邪者。冬寒伏於募原之間。化熱傷陰。表裏分傳。多爲熱證。以始得病。洩卽渾濁或黃或赤爲據。』蔣氏歷引內難仲景之文。指爲伏邪。復歷引掌故爲之證。蔣氏云。

呂覽禮記。以非時之氣爲疫。卽伏邪因感而發。

史記齊中御府長信。冬時墮水濡衣。至春病熱。此伏邪化熱可證。（柳寶詒曰。呂覽一條。旣以非時之氣爲疫。而又謂伏邪因感而發。是將疫邪伏邪。牽合爲一。蔣氏之病根在是矣。）

太平御覽。載曹植說疫氣致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若夫殿處鼎食之家。若是者鮮矣。此亦饑寒傷正。邪伏而後發也。

通鑑唐紀。關中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五之一。此人飽食。非受風寒。蓋有伏邪內動也。

李東垣辨惑論載壬辰改元京師戒嚴受敵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絕將近百萬豈俱感風寒耶蓋伏邪所致耳。

元史耶律楚材用大黃治士卒病疫亦足見其邪之病於裏也。

柳寶詒曰「以上各條所論均係疫證而蔣氏引之每條牽入伏邪其實疫證中有專病疫者有兼伏邪者當隨證審治若將兩證牽合立論則不特伏邪之證治不清并疫證亦茫無依據矣」

### ●對於伏氣之批評

溫病之原因不外伏氣外感兩端與虛實寒熱臟腑時令等相接觸又參互錯綜發生種種不同之變化爲各種不同之說法考其根本仍歸納爲伏氣外感兩端此兩大原因中有一發生動搖則全部溫病原因學說之脈絡線索悉摧毀崩斷不可收拾。

病毒入於人體致人於疾由病體虛實等之不同證治俱因之有異前人所述問亦有足多者固不得一筆抹殺惟未發病時之原因與已發病後之證治不得相提並論證治可覆按原因多臆測古書所說之病原什九皆嚮壁虛造伏氣自不能例外削去塗敷之伏氣無損於證治之辨析前人之經驗依然可以

吸收而應用。以切實之文字。述前人之經驗。審其異同而疏通之。察其晦澀而顯明之。整齊之使之有條理。支配之使之有系統。卽不附以科學之解釋。亦覺其切實而不泛。何必談伏氣。

日本吉益東洞等。治病主辨證用藥。棄疾病之原因不談。何以故。以原因之紛紜而無當也。謂醫者果不必究心病因乎。是又不然。亦視病因學說之何如耳。荒唐之學說。舍之不足惜。精當之學說。擷取而露布之。則又學者之分內事也。溫病者。若干種熱性病之總名。謂其學說之不妥則可。謂絕無此病則不可。關於溫病之證治。諸家皆言之有物。尙非信口捏造。惟名實淆亂。不中繩墨。尙待整理。而用藥之是否的當。其中一部分之證候。是否藥誤。亦尙待商討耳。欲知溫病之原因。當先將溫病所包含之各種疾病。分別提清。某病有某病之原因。一一辨明。不得再以籠統之說掩蔽之。古人於複雜之溫病。從未一一分清。逐漸將各種熱性病。濫收入溫病範圍之內。歷年愈久。範圍愈擴大。學說愈紛歧。故不得不以伏氣等籠統之辭貫穿之。時代所限。亦無足怪。

西醫論傳染病。有所謂潛伏期者。似可爲伏氣之護身符。然普通之傳染病。其潛伏之日期。亦不過二星期左右。決無冬時陷入。延至春夏之理。伏氣之不愜人心。古人亦有言之者。吳有性錢天來陳平伯。皆著

論駁之。爲溫病學說中之一隙微明。王孟英纂溫熱經緯。於陳氏學說之攻擊伏氣者。皆潛爲削去。誠深得掩耳盜鈴之術矣。

#### 第四章 傷寒溫病與時行

傷寒溫病之爭。已爲中醫一大公案。而溫病之與時行。時行之與傷寒。迴黃轉綠。復發生學說上無數之糾紛。皆尊其所聞。毀所不見。義理紛馳。驟難得其要領。茲分析而歸納之如下。

●傷寒溫病時行三者。古無明確之界限。

【傷寒與溫病】 內經之論傷寒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熱病之範圍至廣。今謂爲傷寒之類。則傷寒範圍之廣可知。難經之論傷寒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則傷寒既爲熱病溫病等之總名。又爲熱性病專名之一也。仲景傷寒論。有中風。有傷寒。有溫病。有風溫。溫病亦與中風傷寒同冠太陽病三字。則其書爲泛論中風傷寒溫病之書。與內難同一機闔者。又可知也。丹波元簡曰。『傷寒者。外感之通稱也。凡外邪之傷人。盡呼爲傷寒。仲景所以命書者。祇取於此而已。如麻黃湯證。則對中風而立名者。卽傷寒中之一證。其義迥別矣。』



余師愚曰：「古人以溫熱皆統於傷寒。故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難經分列五種之傷寒。傷寒論辨別五種之治法。」

葉子雨曰：「古醫經以傷寒爲外感之通稱。故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氣而命名也。」

溫病既統於傷寒之內。則僅爲傷寒之一證。與難經二曰傷寒之狹義傷寒。自相平列。若廣義之傷寒。則溫病乃其所轄。不得與之平列也。古人於傷寒溫病疆界之劃分。如是而已。

【溫病與時行】時行二字。有非時與流行之義。此處所稱之時行。卽爲時疫之代名辭。時疫之類不齊。陸九芝分之爲寒溫兩種。劉松峯分之爲三種。葉子雨分之爲四種。劉松峯云：「經曰：疫者民皆疾也。約言之。則有三焉。一曰瘟疫。二曰寒疫。三曰雜疫。」葉子雨云：「東坡所論之聖散子。寒溼之疫也。東垣所論。虛疫也。吳又可所論。溼熱相搏之疫也。余師愚所論。暑燥之疫也。」時疫與溫病。清醫視爲絕不相同之兩種病。然古人則有以爲溫病卽是時疫者。

喻嘉言云：「溼溫一證。卽藏疫癘在內。一人受之則爲溼溫。一方受之則爲疫癘。」

溼溫爲溫病之一種。以後世之目光視之。則溫病中之溼溫與時疫。漠不相關。今西昌謂溼溫卽藏疫。藏疫在內。是并溼溫與時疫而一之矣。《葉子雨曰。喻西昌以此明溼溫之重者卽溫疫。是囿於吳又可一家之說矣。》吳又可著溫疫論。直以溫熱病與時疫視爲一病。

吳氏云。《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後人去之加疔爲瘟。卽溫也。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爲兩病。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卽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闔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去之加疔爲疫。又爲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癘。又謂之疫癘。此外又有風溫溼溫。卽溫病夾外感之兼證。名各不同。究其病則一。然近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名者。弗遺其言也。》

吳氏之後。有楊栗山著寒溫條辨。辨傷寒溫病之異。劉松峯著說疫全書。周杓元著溫證指歸。皆宗鏡又可。楊氏之溫病。周氏之溫證。實皆又可之溫疫。與溫熱家心目中之溫病不同。

楊栗山曰。《上略》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只言溫病。未有所謂瘟疫也。後人省之加疔爲瘟。卽溫字也。省之加疔爲疫。卽疫字也。皆後人之變易耳。不可因變易其文。遂以溫病瘟疫爲兩病。》

劉松峯曰：「古人言諸瘟病者。多作溫熱之溫。夫言溫而不言瘟。似爲二症。第所言與瘟病相同。則溫瘟爲一病也明矣。其曰春溫夏溫秋溫冬溫。總屬強立名色。其實皆因四時感瘟氣而成病。其曰風溫濕溫溫瘧溫暑者。卽瘟病而兼風溫暑瘧也。其曰溫毒者。言溫病之甚者也。曰熱病者。就瘟病之發於夏者而言之耳。」

周杓元曰：「溯洄集始辯明寒溫。燦若列眉。後此喻嘉言尙論篇云。溫暑溫熱之氣。交互結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况於聯牀並榻。沿門合境。種種惡穢。人受之者。親上親下。各從其類。謂大頭捻頸瓜瓢楊梅諸溫。名狀不一。（下略）

吳楊劉三氏。皆以爲溫病卽是瘟病。其說當否。姑置不論。惟吳氏等心中有一定之主張。與相當之識見。周杓元則於溫病之源流沿革。毫無所見。全屬茫然不解。瘟疫書中。此爲下駟。又吳氏以溼溫等列入溫疫之中。而楊栗山則謂風溫暑溫溼溫秋溫冬溫之名。與溫病（卽溫疫）不相干涉。此則與又可稍異矣。吳鞠通以溫疫爲溫病之一。沈辛甫曰。鞠通混疫於溫。實爲無識。

「時行與傷寒」古稱傷寒爲天行。亦稱爲時行。以與本題有關。故附論之。

肘後方曰：「貴雅勝言。總呼傷寒。世俗因號爲時行。」

千金方引小品曰：「傷寒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

外台祕要引許仁則論天行病云：「此病方家呼爲傷寒。姚公集驗。傷寒時氣同毒。」

準斯以談。是晉唐以前。亦有目傷寒爲時行之病者。所謂有傳染性之病也。

儒門事親曰：「春之溫病。夏之暑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傷寒。」

孫應奎醫家類選云：「凡風寒暑溼熱燥火之六氣。自外而中人五藏六府十二經絡者。四時之中。皆得謂之傷寒。」

孫應奎以六氣之病。歸之於傷寒。張子和以四時不正之氣。總名之爲傷寒。皆耐人尋味之說也。如上所陳。則傷寒與溫病。溫病與時行。時行與傷寒。循環校驗。皆無明確之界限也。

●主張傷寒與溫病有區別者之學說

清以前論傷寒溫病之區別者。綜合之。約有四點。爲病因說。病理說。證狀說。治療說。

病因說——傷寒溫病之原因。由內經至王安道。皆以爲同起於寒。惟一則感而即發。一則感而不即發。即發與不即發。爲病因說區別之一。

王安道曰。「夫傷於寒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其他原因。詳第三章伏氣與外感。）

周禹載曰。「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案一時指冬令。餘三季爲溫病發生之時令。時令之說。爲病因說區別之二。

秦皇士作傷寒大白。謂南方無正傷寒。於是宋佑甫輯南病別鑑。以溫證論及僞造之溼熱條辨充篇幅。謂南方之病。皆爲溫熱。故號之曰南病也。柳寶詒亦謂南方無正傷寒。凡病之險且重者。皆溫熱病。此皆秦皇士傷寒大白之嗣響也。南北地域之劃分。爲病因說區別之三。

病理說——王安道云。「傷寒寒邪在表。溫病怫熱。自內達外。」（方廣章虛谷等略同）由外入內。與由內達外。爲病理說區別之一。

溫證論云。「傷寒多有變症。溫病雖久。總在一經。」案傳經與不傳經。爲病理說區別之二。（柳寶

詒等別有溫熱亦能傳經之說。與此相反。）

張石頑曰。「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自血分發出氣分。」案氣分血分之出入。爲病理說區別之三。（與葉天士之氣分血分說。又略有殊異。）

其他手經足經三焦六經等說。詳葉天士之溫病觀中。不復引。

證狀說——王安道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則知惡寒者非溫病。」此以惡寒不惡寒作證狀之區別也。

張石頑曰。「凡初病不惡寒。便發熱煩渴。三四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此溫病也。若先惡寒發熱。三四日後表邪傳裏。變煩渴者。此又傷寒熱邪傳裏。而顯內實也。」案王安道所辨。爲初起之證狀。此則論三四日以後之證狀也。（與周禹載說略同。）

柳寶詒曰。「溫病如邪出太陽。亦見太陽經證。其頭項強痛等象。亦與傷寒同。但傷寒裏無鬱熱。故惡寒不渴。漉清無內熱。溫邪則標見於外。而熱鬱於內。雖外有表證。而裏熱先盛。口渴漉黃。尺膚熱。骨節疼。種種內熱之象。皆非傷寒所有。其見陽明少陽見症亦然。」案此就六經表裏。以別傷寒溫

熱之證狀也。第一章中陸九芝先生論傷寒溫病之區別甚詳。可參閱。

治療說——王安道曰。「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案此謂傷寒溫病之治。異在發表也。發表之異。在藥性之寒熱。

吳鞠通曰。「傷寒由毛竅而入。始足太陽。足太陽膀胱屬水。溫病由口鼻而入。始太陰。太陰金也。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燭其爲水之病也。而溫之熱之。燭其爲火之病也。而涼之寒之。」（下略）

章虛谷曰。「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傳至陽明。其邪化熱。不惡寒。始可用涼解之法。若溫邪爲陽。只宜輕散。始初解表用辛涼。」（各家學說尙多。從略。）

●主張溫病與時行有區別者之學說

楊栗山等所說之溫病。以溫熱家目光視察之。殆所謂口溫病而心瘟疫者歟。此處所說之時行。所指仍爲時疫。

柯韻伯曰。「溫熱利害。只在一身。瘟疫利害。禍延鄉里。」

周禹載曰。「一人受之。則謂之溫。一方受之。則謂之疫。」

黃坤載曰。「溫病者一人之病。非衆人之所同。其州里傳染。衆人同病者。謂之瘟病。」

柳寶詒曰。「溫疫之邪。從口鼻吸受。所受者濕穢之邪。藏於募原。則發爲寒熱痞悶嘔噦等證。伏溫之邪。從經絡內襲。所襲者風寒之邪。伏於少陰。發爲寒熱身疼之候。病原見證。兩者截然不同。」

陸九芝曰。「明乎傳染之有寒有熱者爲瘟疫。卽知不傳染而有熱無寒者爲溫病。其所以異於瘟疫者。只在此不傳染之三字。」

●主張時行與傷寒有區別者之學說

千金方引小品。謂時行是傷寒之俗號。然此爲小品之意見。非孫真人之意見。孫氏固以爲傷寒非時行溫疫也。

孫真人曰。「論治者不判傷寒與時行溫疫爲異氣。云傷寒是雅士之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衆經。其實殊矣。所宜不同。方說宜辨。」

喻西昌曰。「傷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卽散。疫邪行在



中道。故表之不散。」

吳又可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傷寒投劑。可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爲病篤。時疫發斑爲外解。傷寒在經。以經傳經。時疫以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疏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

●作者之意見

傷寒溫病時行。皆疾病之集團也。傷寒有五。幾成套語。溫病概風溫濕溫之類。時行涵葡萄瓜瓢諸瘧。徵諸舊說。則所包皆不止一病。冠以集團之頭銜。固名實悉稱者也。三者之所包羅。旣不止一病。則所包之病。得無有相同者。或傷寒與溫病同。溫病與時行同。時行與傷寒同。苟有所同。則三者相異之藩籬。卽有

崩決之傾向。而以溫病與傷寒對抗者。將自顯其悠謬。以時行與傷寒爲絕不相同者。亦將自呈其敗缺也。

溫病與時行之區別。在乎傳染與不傳染。然葉氏所說之溼溫。卽腸窒扶斯。爲傳染病之一。是傳染與否。不足以界限溫病時行也。

喻嘉言云。「一人受之。則爲溼溫。一方受之。則爲疫癘。」蓋亦知溫病有傳染性也。喻公精思冥悟。其妙契如此。

丁福保氏曰。「據素問難經之說。則知傷寒爲發熱病。據仲景之說。則知傷寒爲傳染病。蓋必發熱傳染二者相兼。而後傷寒之條件完成也。」惟傷寒能傳染。是以古人稱爲天行。實已得其真相。故就傳染一點觀察。則傷寒時行。亦無庸各立門戶矣。

要之。傷寒溫病時行三者。爲熱性病之三個集團。實皆含有傳染病者也。因三種病皆含有傳染病。故不免有相同之病。而無從嚴分界限。故溫熱家之嚴分界限。絕對錯誤。然三集團所含之病。並不一致。因不一致。故三種病亦不能絕對視同一病也。故謂三種病絕不相同。則以其有傳染病故。此說決不能成立。

謂三種病絕對相同。則所含之病不一致。其說亦不能成立。質言之。則三種病雖不能謂爲絕不相同。然以含量之不一致。則正有不同可言。所謂不同。不在整個傷寒集團。與整個溫病集團之不同。而在傷寒集團中所含之某一部分病。與溫病集團所含之某一部分病不同。非全體之不同。乃局部之不同。故傷寒等三集團。既不能謂爲整個相同。亦不能謂爲整個相異。一一考察其所含之疾病。同其所同。異其所異。斯不主故常。無所偏執矣。

關於傷寒溫病時行異同之意見。略具於是。有不愜於理。不安於心者數事。(一)爲寒溫之檢討。(二)爲傷寒之範圍。(三)爲南方無正傷寒。請爲讀者畢其辭。

(一)傷寒溫病。簡稱寒溫。然傷寒證候之全經過。未必皆寒。溫病證候之全經過。未必皆溫。傷寒之證候。可分爲寒溫兩大端。溫病之證候。亦宜分爲寒溫兩大端。此吾之所謂寒溫。非楊栗山等傷寒只有寒。溫病只有溫之寒溫也。握刀圭以施治者。自不能囿寒溫兩字而不變。吳鞠通謂燭其爲水之病也。而溫之熱之。獨其爲火之病也。而涼之寒之。鞠通以爲傷寒皆當溫之熱之。故但見大論有桂麻諸方。而不見大論有苓連膏黃諸方。以爲溫病皆當寒之涼之。故條辨經緯。藥皆偏涼。所錄溫散諸方。取其溫。

散寒溼。並不用以救逆。備員充數而已。非於元氣虛脫。急待救逆之際。有真知灼見於其間也。故下焦篇所列復脈救逆兩方。皆軟弱依違。全不得力也。溼溫用參附之法。錄一醫案爲例。案如下。

一溼溫月餘。身熱汗多。神識模糊。譫語鄭聲。脣燥口乾。不欲飲。穀食不進。舌苔乾膩。脈象沈細。此溼邪久困太陰。陷入少陰。溼爲陰邪。最易傷陽。衛陽失於外護。則汗多。浮陽越於軀壳。則身熱。神不守舍。則神糊。與熱入心包者。有霄壤之別。動則微喘。胃氣不納也。十餘日未更衣。此陰結也。脈證參合。正氣渙散。陰陽脫離。卽在目前。急擬參附回陽。龍牡潛陽。苟能陽回神定。庶可望轉危爲安之幸。

別直參

熟附塊

左牡蠣

大砂仁

仙半夏

炙遠志

花龍骨

硃茯神

炒棗仁

北秫米

浮小麥

淵雷師謂溼溫陰證。當用附子。此案從丁甘仁先生醫案中錄出。其用意與淵雷師不謀而合。次公師云。一錄此案以見溼溫症譫語神昏脣燥口渴。有用參附之法。溼溫症三候以前。醫者果能頭頭是道。絲絲入扣。本非難醫之病。若一月以後。則難於應付矣。病人等是神昏譫語。而此間有虛實之分。等是

煩躁口渴。而此間有寒熱之判。稍一不慎。功虧一簣。甘仁先生此案。病者脈已沈細。其爲當溫當補。固顯然已知。倘病人脈大而軟。則淆亂醫者思路。在有膽識。尚不難毅然以參附與服。若在市醫。則顧慮其苦膩不常補。懷疑其神昏不當溫。徘徊穩健之途。而病人死矣。」

葉子雨曰。『寒暑異治。血氣攸分。是固然矣。若不明互根之理。極力界劃。反有寒暑倒置之禍。細讀素問諸熱論仲景傷寒論。便不河漢斯言。』所謂互根。以舊說言之。譬如人受寒而病熱。此熱根於寒而來。熱極或變爲少陰寒證。此寒又根於熱而來。若中陰溜府。轉爲熱證。則此熱又根於少陰寒證而來。寒熱之變動不常。時相因襲。此之謂互根。然則目傷寒爲全屬寒證。目溫病爲全屬溫證者。不思之甚矣。

溼溫有適用參附之證。已如上述。然讀者遇溼溫時。宜細心診察。若貿貿然與以參附。則易肇意外。武斷之與膽識。蓋貌似而神異也。

(二)章太炎先生曰。『傷寒是廣義之傷寒。非專指發熱惡寒一種。而自唐以來。或以狹義視傷寒論。如唐孫思邈千金翼方。首謂傷寒全論。不過三方。桂枝麻黃大青龍是也。其餘均爲救逆之方云云。余意

不然。若小青龍湯。亦豈爲救逆者乎。又如金劉河間以爲傷寒論祇論傷寒。與溫病無干。詎知傷寒論提綱中。已說明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乎。又曰。「觀仲景序論云。宗族數百人。十年之中。病傷寒而亡者過半。則非一種傷寒可知。」又曰。「雖未能盡諸病。庶見病可以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苟其中不涉溫病。何能思過半耶。」

溫熱經緯中有仲景伏氣溫病篇。伏氣熱病篇等。是王孟英亦知仲景書中有溫病。足爲仲景書中有溫病之反證。然伏氣新感。仲景之所不言。孟英割取傷寒金匱。爲仲景伏氣溫病。仲景伏氣熱病諸篇。或指爲伏氣。或指爲外感。則鑿空逃虛。吾所不取。葉子雨評之曰。

節錄陽明篇病兼表裏客熱上乘於心之梔子湯證。客邪聚中焦經氣燥熱之白虎加人參湯證。及豬苓湯禁一條。又摘寒熱虛實證語十一條中之三陽合病一條。謂是伏氣至夏至後而發者之熱病。嗟乎。仲景論中。六經治法。井然不紊。示人以活法。奈何方中行等不探奧旨。各逞私說。海寧竟指此爲伏氣。彼爲外感。逞才穿鑿。顛倒是非。所謂伏氣。究屬何氣。又不能實有指歸。可寶之書。臆斷若是。况下此者乎。（下略）

(三)秦皇士傷寒大白。謂仲景之書。不可治南方之病。陸九芝先生辨之曰。

夙聞松江秦皇士有傷寒大白一書。以謂傷寒論之難白者。得此可以盡白。而惜無由求白於皇士也。取而讀之。乃知其意。蓋謂仲景所用桂麻。乃治河北長沙北方冬月之病。江浙東南。爲南離巳午地。患此絕少。故以春夏秋冬分隸南北。謂清裏同而發表異。教人以桂麻二方。只可施諸北方冬月。不治春夏秋三時南方之病。篇中不厭重複。一則曰冬月北方。再則曰北方冬月。一則曰三時南方。再則曰南方三時。夫桂麻二方。誠有不宜於三時者。卽北方亦何嘗不然。若南方而感風寒。未成溫熱。卽三時亦未必定無桂麻證。而其一再言之。直若北方獨有冬月。南方只有三時。何其悖也。况其鑿分南北。則其於南北方位。當必有釐然不爽者。乃問其所謂北方者何。則長沙也。長沙卽湖南長沙府。以方輿計之。正與江浙毘連處東西相望。且略迤南。乃以湖南改作河北。則似長沙不在洞庭之南。而在大河之北矣。問其所指爲南方者何。則江浙也。江浙之地。但可曰東。不可曰南。乃以震巽之間。直移諸南離巳午。則似江浙不在大江之左。而在嶺表之南矣。不特此也。仲景南陽人。長沙乃其所歷之官。當其守長沙也。宗族五六十人。未必皆死於長沙。則論仲景者。自當就南陽言之。南陽卽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於

漢時爲涅陽。以方輿計之。亦與江南寶應一帶。東西相望。況其所據以爲北方者。且不在南陽。而爲長沙乎。凡論地理。當就天下之中。以定南北。而分東西。長沙江浙。就天下之大論之。實亦相去不遠。非真南北迢迢。東西亘亘。有萬里之隔也。而人之於病。病之於藥。亦何至有宜於此者。必不宜於彼。宜於彼者。必不宜於此哉。乃將千古以來一定不易之地輿。信手改南作北。指東爲南。而江浙之地。遂自此無桂麻證。於是南人無傷寒之說。遂盛行於江浙間。今乃知始作俑者。卽不識南北。不辨東西之秦皇。七。而傷寒論於是乎大白於天下矣。

## 第五章 清代溫病書中所包含之疾病

循名責實。已知溫病爲一疾病之集團。則此集團中所包含之疾病。固宜一一辨析。以求澈底之明瞭。然溫病之範圍。廣大無垠。欲取古今一切溫病而辨析之。則執筆匆匆。勢所不許。姑以有清一代爲限。而取材於葉吳陳王諸書。故題爲清代實。不如題爲葉派爲副。其論點之實也。在研究溫病者。以爲溫病只有葉派。彷彿葉派卽足爲溫病之代表時。宜標舉葉派以外之溫病。以正其觀念。若已知此。則專取葉派之學說。作單獨之剖析。亦無所不可也。吾非譏彈葉派者也。求事理之真相而已。



天士溫證論。統稱溫邪。中段出一濕溫。吳翰通溫病條辨。列溫病之大綱。凡九。爲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暑濕。濕溫。秋燥。冬溫。溫瘧。孟英經緯。有內經伏氣。溫熱。篇仲景伏氣。熱病。篇仲景外感。熱病。篇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陳平伯外感。溫病。篇薛生白溼熱。病篇。余師愚疫證條辨。其範圍至爲廣泛。研究時須將內經。仲景。余師。愚等。一律撇去。則葉派之真面目。水落石出。而論點亦有歸宿。不致泛濫無所歸。諸書所包合之疾病。以新學說考之。則至少有下列若干種疾病。

肺炎——葉氏幼科醫案曰。「風溫者。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俗醫見身熱。欬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又曰。「先受溫邪。繼爲冷束。欬嗽痰喘最多。夫輕爲欬。重爲喘。喘急則鼻掀胸挺。」案鼻掀胸挺。皆肺炎危象也。

溫病條辨曰。「太陰溫病。脈浮大而乳。汗大出。微喘。甚至鼻孔扇。」案此亦肺炎也。

陳平伯曰。「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瘈瘲。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案此肺炎之劇期也。溫邪犯肺之輕者。或爲流行性感胃。或爲支氣管炎。小兒患流行性感胃支氣管炎者。易成肺炎。肺炎劇則有腦證狀。此所謂熱傳心包也。

腸窒扶斯——溫病條辨曰：「頭痛惡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脈弦細而濡。面色淡黃。胸悶不飢。午後身熱。狀若陰虛。病難速已。名曰溼溫。」案午後發熱。謂午後熱度升高。此腸窒扶斯之熱型也。

發疹窒扶斯——爲著名傳染病之一。在發病後約第五日。生薺薇疹。始自下腹。繼及肩背。蔓延胸部。次屈上肢。自前膊屈伸兩側。以至手背。在下肢則延及足背。大腿前側。發疹最弱。顏面則或有或無。疹色淡紅。帽針頭大。屬充血斑。壓則退色。其後變出血斑。帶污紅色。加壓亦不退色。故有血斑傷寒之名。血斑之外。有帶青紅色小斑。及大小不一之皮膚與皮下組織之出血斑。（舊說以小而尖透者爲疹。大而平坦者爲斑。其實同屬一病。惟麻疹之疹。與此病不同。）

溫證論曰：「春夏之間。疹爲甚……若斑色紫小點者。心包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黑斑而光亮者。熱勝毒盛。雖屬不治。若其人氣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尙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隱隱。四旁赤色。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成可救者。若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案此條必有發疹窒扶斯在內。

臨證指南曰：「伏氣熱蘊三焦。心凜熱發煩渴。遍體赤癍。夜躁不寐。兩脈數搏。」案此發疹窒扶斯

也。

猩紅熱——溫熱逢源曰：「又有一種爛喉丹痧。此於伏溫之中。兼有時行疫毒。發熱一二日。頭面胸前。稍有痧疹見形。而喉中已糜爛矣。」案爛喉丹痧。卽猩紅熱。柳氏以此病爲伏溫外竄血絡。

腦脊髓膜炎——溼熱病篇曰：「溼熱證三四日。卽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此溼熱侵入經絡脈隧中。宜鮮地龍。秦朮。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絡。海風藤。酒炒黃連等味。」案角弓反張。大抵爲腦脊髓膜炎。

丹毒——臨證指南曰：「近日面頰腫脹……况頭面咽喉結邪。倣東垣普濟消毒意。」案此卽俗所謂大頭瘟。爲丹毒證狀之一。

陳平伯曰：「風溫證身熱咳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案此亦頭部丹毒之病。

霍亂——溫病條辨曰：「溼傷脾胃兩陽。既吐且利。寒熱身痛。或不寒熱。但腹中痛。名曰霍亂。」案此卽舊說所謂寒霍亂。惟有腹中痛一證。殆爲急性胃腸炎。

又曰：「卒中寒溼。內挾穢濁。眩冒欲絕。腹中絞痛。脈沉靜而遲。甚則伏。欲吐不得吐。欲利不得利。甚

則轉筋。四肢欲厥。俗名發痧。又名乾霍亂。」

痢疾——溫病條辨曰。『溼溫內蘊。夾雜飲食停滯。氣不得運。血不得行。遂成滯下。俗名痢疾。古稱重證。以其深入臟腑也。』溼熱病篇曰。『溼熱內滯太陰。鬱久而爲滯下。其證胸痞腹痛。下墜窘迫。膿血稠黏。裏結後重。』

瘧疾——古以溫瘧爲溫病之一。其證爲骨節疼痛。時嘔。其脈如平。但熱不寒。名曰溫瘧。實際上此是一種熱性病。並非瘧疾。卽內經瘧論中所說之瘧。大部分亦非真正之瘧。特冒以瘧疾之名而已。

中暈——中暈或稱中暑。以其多病於暑令。而暑氣爲病也。西譯作日射病。以道路往來。受日射而暈仆者多也。然工作於熱度極高之處。亦往往患此。則日射二字。微嫌其隘矣。此病在條辨經緯中。皆有一之。不一臚舉。

耳下腫炎——溫病條辨云。『溫毒咽痛喉腫。耳前耳後腫。頰腫。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腫甚。則耳聾。』案此耳下腺炎也。

黃疸——溫病發黃者極多。熱性病經過中。往往有此。

肋膜炎——溫病條辨云。「伏暑溼溫脅痛。或咳或不咳。無寒但潮熱。或竟寒熱如瘧狀。」原注云。「伏暑溼溫。積留支飲。懸於脅下。而成脅痛之證甚多」云云。案此肋膜炎也。患真性肺炎者。往往波及肋膜。因之續發肋膜炎。

準斯以談。則葉派所說之溫病中。至少已含有上述之若干種病。爲明晰起見。自宜將各種病一一分列。以爲診斷治療之標準。然肺炎窒扶斯等。皆爲西醫病名。爲適合國情起見。不得不另覓途徑。其一爲重訂病名。其一爲研究證候學。

重訂病名。最低限度須規定其證狀及診斷之要點。使病名之定義有限制。則一病數名。一名數病之弊。一掃而空。凡可以達此目的者。度舉國皆一致贊同也。

葉氏溫病中所包含之疾病。以肺炎等及腸窒扶斯等爲骨幹。尤注重於肺之一系。故溫證論以溫邪犯肺爲綱領。第一章中。愚曾謂肺系溫病。不應承認其爲溫病。然應擇何種病名以名之。則懸而未決。蓋伏氣新感之病。因說。傷寒溫病時行之比較。以及寒溫之問題。有一不決。則此懸案之解決。仍有窒礙。今已先後解決。乃進而討論此病名之問題。

葉氏所說之肺系溫病。其輕者爲流行性感冒爲支氣管炎。其重者爲肺炎。流行性感冒與支氣管炎。古稱傷風。肺炎則卽金匱之肺脹。葉氏指南云。

「襖襪吸入溫邪。釀爲肺脹危症。」——溫熱門 4

又云。

「風溫喘急。是肺痺險症。」——肺痿門 13

「先寒後熱。咳嗽。是春月風溫肺病。風爲陽邪。溫漸變熱。上受熱氣。肺痺喘急。」——胎前門 15

考肺痺與肺脹相類。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者百病之長也。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

五藏生成篇云。「白脈之至也。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

痺論云。「肺痺者。煩滿喘而嘔。又云。溼氣喘息。痺聚在肺。」

素問所說之肺痺。以欬喘爲主證。其重要之原因。爲風爲寒熱。蓋亦肺炎之類也。葉氏或稱肺脹。或稱肺痺。則犯肺溫病中之肺炎。不妨以肺脹或肺痺名之。

研究證候學者。以證候爲主體。如戴北山之廣溫熱論。分表證裏證。爲施治之大綱。中醫治病。本以辨證用藥爲主。所謂病名。大部分爲證候名。故重訂病名。一時不能實現。則講求辨證用藥。實事求是。亦其次要者也。

## 第六章 葉派溫病治術之批評

嘗謂天士之學。出于喻西昌爲多。而溫病滋陰之法。尤與西昌默契而合符也。西昌之論溫證曰。

「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溫病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津枯肉燥。經年始復未病之體。」

以此雜天士鞠通書中。幾不辨楮葉。何其神似之至於斯也。天士主張滋陰之說。指南中數見不鮮。刺取而條列之如左。

溫邪逆傳臍中……必兼滋清……溫熱門 30

高年熱病……當滋清去邪——全上 19

甘寒清氣藥中。必佐存陰。——13

邪雖外達。陽氣亦泄……當以育陰清熱爲主——47

陰中伏邪……與育陰清邪熱法——53

溫邪久伏少陰。古人立法。全以育陰祛熱——53

腎陰不承……議以三才湯滋水制熱——54

至其所以滋陰之理。則不外陰虛液涸。故云

風溫熱灼之後。津液未復——風溫門 9

溫邪發熱津傷——溫熱門 6

邪入心胞絡中。深怕液涸神昏——19

陰液已涸。舌強音縮——36

陽根未固。陰液漸涸——57

承葉氏之遺說而祖述之者。皆以滋陰爲治溫之要著。

吳鞠通曰。『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眞能體味斯言。思



過半矣。』汪瑟庵曰。『葉氏必以保津液爲要。』

王孟英曰。『陰。』『耗之而未盡者。尙有一綫之生機可望。若耗盡而陰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沛然下雨。亦曷濟耶。』

吳坤安曰。『大抵溫病之證。陰精內耗。強陽無制。新邪一觸。則燎原之勢。直從裏發。故初起卽見壯熱煩渴口乾舌燥等證。而以存津液爲要旨。』

葉氏子雨。對滋陰療法有微辭。陸九芝則深致不滿。痛加懲創。

葉子雨曰。『治溫暑保津液。固爲第一義。知瀉其陽之有餘。卽所以補其陰之不足。則進乎道矣。』  
陸九芝曰。『急去熱邪。陰始可保。一去其熱。陰卽不傷。』

又曰。『蓋人之所病者寒也。溫也。熱也。只去其寒與溫與熱。其人而陰本不虛者。無傷也。卽其人而本屬陰虛者。亦無恙也。乃不防其陽盛傷陰。而獨防陰虛邪戀。於是防其劫津。防其發疹。防其風動。防其熱入心包。至末而防其脫。夫旣曰劫曰發曰動曰入。則自有劫之發之動之入之物。在不去其劫之發之動之入之物。而藥反留邪以劫津。引邪以發疹。助邪以動風。領邪以入心包。而同歸

於脫。防云何哉。陽之方盛。徒曰存陰。陰既不能以些微之藥而存。而三五日間陽邪之足以傷陰者。方且勢如奔馬。涸液枯津。是其陰之傷於藥後者。不更甚乎。總之。使病速去。陰始不傷。欲保其陰。必速去病。去病之藥。十餘味耳。亦甚平常。並非險峻。有歷驗者。非空言也。」

又曰。『然則生地石斛。將始終不可用乎。則又非也。當夫芩連石膏兩劑後。熱退身涼。神清脈靜。得此八字佳境。已出死關。而津虧液傷。元陰尙難遽復。稀粥爛飯。胃納始得微開。卽以生地養陰。石斛養胃。徐徐而作善後之圖。亦爲要藥。只是遲早先後間。則有確乎其有不可易者。』

臨證指南中溫熱門。席姓一案。葉氏謂古人立法。全以育陰祛熱。仿河間濁藥輕投法。不爲上焦熱阻。下焦根柢自立。冀其煩躁熱蒸自緩。用藥則熟地之炭。遠志之炭。淡薤蓉。川斷五味等補腎斂瀋之藥。膩膈留邪。卒至不救。以生地滋陰。取其甘寒多液。易爲熟地。燒之成炭。則尤育陰之下乘矣。

滋陰之法。導源於朱丹溪。然丹溪之治溫熱病。無一滋陰方。又謂黃連黃芩梔子黃柏降火。非陰中之火不可用。其說當否。姑置不論。然丹溪之意可知矣。故天士滋陰之法。非純乎丹溪者也。襲古說而遺其半。以移治不可滋陰之病機。則其悖謬而僨事也固宜。

葉氏以辛涼輕劑治犯肺之溫病。尋常感冒。或足以了之。若肺脹（此處以肺脹代肺炎）則輕劑無能爲力。故陸九芝曰。

『果如其說。則所稱溫熱者。不過小小感冒。卽俗所謂小風熱小風溫。如日赤頤腫喉梗牙疼之類。卻只須辛涼輕劑。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數日。遽入心包。爲一場大病。以至於死。若不數日而病卽入心。卽可死者。則必非如其所說。只須輕劑之辛涼。且何以如其所言。不卽愈於辛涼之輕劑耶。』蓋可以辛涼輕劑愈之者。不過如九芝先生所說之小風熱小風溫。而辛涼輕劑所不能愈者。則肺脹之類也。以輕劑統治一切。此葉吳之所以流毒於無窮也。九芝先生以葛根芩連治溫病。此但可以療腸窒扶斯耳。肺脹則亦非其治也。故淵雷師曰。

『九芝先生痛斥吳瑭。誠非無的放矢。然以葛根芩連爲溫病主方。猶未得爲定論。觀溫病風溫之證候。含麻杏甘石及白虎。殆無的當之方矣。』

淵雷師以此兩方治仲景之謂溫病風溫。固堅卓不易。以麻杏石甘移治葉派溫病中之肺脹。亦巧合無間。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有肺脹三條。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淵雷師曰：「此條證候。是毛細支氣管炎及肺炎。其咯痰呼吸。非常困難。又易成水腫。此因呼吸困難肺循環鬱血。引起全身急性鬱血故也。」越婢湯爲麻黃石膏半夏生薑大棗甘草。）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下利又加甚。」（案此節註家亦釋爲肺脹。丹波元堅云。肺脹一證。諸家未有云後世某證者。考下文云。肺脹欬而上氣。又云。欬而上氣。此爲肺脹。由此觀之。卽後世所謂呷嗽哮喘之屬。巢源云。痰氣相擊。隨嗽動息。呼呷有聲。謂之呷嗽。本事續方云。哮喘如拽鋸是也。淵雷案。呷嗽哮喘之證候。卽支氣管性氣喘。支氣管性氣管炎。及支氣管性肺炎也。）

以舊說考之。則肺脹之所包含。不止肺炎一病。以肺炎屬肺脹。則事理俱愜。以肺脹爲肺炎。則不合邏輯。故吾以肺脹名肺炎。亦假定之辭耳。

肺脹之治。着重於麻黃石膏。金匱治肺脹兩方。皆以麻黃石膏爲主藥。章太炎先生有論肺炎病治法一文。殊精絕。節錄如下。

肺炎者。亦傷寒溫病之一部也。審爲肺脹。宜越婢加半夏湯。其咳嗽發熱喘息不甚者。無汗宜小青龍加石膏湯。有汗宜麻杏石甘湯。非難療之候也。然當視其脈浮大有力者。或浮緊有力者。乃可任此不疑。非是則當變矣。蓋咳嗽發熱。未見危候。數日身忽壯熱。加以喘息。脈反微弱。直視撮空。喪其神守者。此肺雖填滿。而脈反更瓠落。血痺不利。心臟將絕。予見西醫治此。有用強心劑服。神清喘止。其熱漸退而愈者。初疑其偶然。推問乃知有法。且云。其專主強心。雖不治喘。效亦效。此症在傷寒論中。當以真武湯加乾薑五味細辛爲主。蓋神明不傾。則直視撮空自已。血脈調利。則熱勢自衰。喻嘉言治趙姓案。見其效聲窘迫。壯熱不退。脈數無力。肌膚枯澀。醫者用河柳犀角。表裏不解。且引熱邪直入心胞。顛悸無倫。視胃實譫語。更增十倍。乃至體如烟薰。直視搖頭。而終謂當用麻杏石甘湯主之。（誦穆案。寓意草趙氏治案略云。一趙公太史孟冬末。三公郎患傷寒。醫藥無效。漸至危篤。先日進白虎湯。其熱稍緩。次日進入參白虎湯。其熱勢漸重。皇皇求醫。因而召診。余聞其效聲窘迫。診其

脈數無寸。壯熱不退。肌膚乾澀。沈困不食。謂太史曰。此病大難。惟不肯尙可悉心圖成。以報知己。疏方用仲景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四味。太史疑之。其房中女伴。以不省官話。兼未悉余之生平。爭用本地經驗名家。乃至服河柳而表終不解。服犀角而裏終不解。且引熱邪直攻心臟。其顛悖無倫。較胃實讖語。更增十倍。醫者始辭心偏。不可救藥。未幾。陽反獨留。形如煙薰。髮直頭搖。竟成心絕之候。此段疑案。直若千古不決。孰知有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爲扶危救顛之大藥也哉。蓋傷寒一症。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足經而兼手經者恆多。醫者每遇足經六傳之病。尙爾分證模糊。至遇兼手足二經之證。鮮不五色無主矣。足經譬西北也。手經譬東南也。道里之遠近不同。勢自不能以飛渡。然乘覺召邪。阻險割據。豈曰無之。今病者爲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旣已難任。更加兩經之邪。襲入手太陰肺經。所以其重莫支。手太陰肺者。主統一身之氣者也。氣通則汗出。氣閉則汗壅。從前發汗而不得汗。馴至肌膚枯澀。豈非肺主皮毛。肺氣壅閉。津液不通。漫無潤澤耶。如某先生嘗患鼻齩。咸謂肺氣不清。鼻間窒塞。所以邪易湊入。繼病外感。便當早爲足經傳手經之虛。通其肺氣之壅。俾得汗出邪散。始稱明哲。此病爲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則足太陽之邪。由背而貫胸。

足陽明之邪。由胸而徹背。肺爲華蓋。覆於胸背之上。如錢公素無肺患。病時尙且咳嗽緊逼。豈居恆肺氣不清之體。可任兩經之邪交射乎。又况手與手膜屬相聯。以手經而傳手經。其事最便。所以纔一用參。隨領注肺之邪。直攻心臟。正如足太陽之邪。誤用葛根。卽領其邪傳入陽明之例耳。不然。傷寒之邪。過經不解。崇蘊日久。不過襲入厥陰心胞絡已耳。豈有直攻心臟之理哉。案嘉言此案。如傷寒傳足不傳手。襲太陰肺經。通其肺氣之壅。注肺之邪。直攻心臟。襲入厥陰心胞絡等語。與天士持論相類。疑天士之溫病學說。本從嘉言套出。草蛇灰線。全體在隱約間矣。然可以治脈緊血盛者耳。脈旣無力。則解弛不收。其血自痺。麻杏石甘。適足以增痺而重虛也。麻杏石甘湯斷非其治。明如喻氏。而猶不達於此。然其藥旣未下。故世人莫能顯徵其失焉。或者乃引葉氏溫邪犯肺。逆傳心包之說。以皮附病機。然苟非血痺。雖熱邪襲心。祇爲懊懣不眠而已。梔豉豬苓。黃連阿膠諸方。多足治之。安有直視譫語諸危候也。誦穆案。太老稱血痺不利。卽肺炎之肺循環鬱血也。直視撮空。喪其神守。卽葉氏之逆傳心包也。病機相通。絕非皮附。苟有呼吸器病之症狀。卽須治呼吸器病之藥劑。梔豉豬苓。隔靴搔癢。至強心藥之推進行。以散鬱血者。不得與梔豉豬苓等視。血不痺者。專

責之肺。自是小青龍越婢之治。血若痺者。此乃危及少陰。必責之心。乃爲真武之治。仲景製真武一方。用心審諦。度越常蹊。而世人但以治老衰虛喘。其於外感咳嗽。則未見用此者。於今乃知其精絕也。

案麻黃能擴張末稍血管。以散鬱血。太老謂麻黃不利於血痺。非確論也。若脈搏微弱。則與真武合劑。卽弊害不生。嘗見患肺脹而脈搏微弱者。中醫進麻杏石甘。西醫爲之注射強心劑。中西合治而愈。卽令得效之由。獨歸強心。然麻黃之無礙病體。可以概見。太老評寓意草趙氏一案。（卽肺炎病治法中所引。）謂彼病服白虎湯稍退者。乃暫時刼止之力。於病無損。吾以爲肺脹徒服真武。雖能推進血行。然亦於病無損。必佐以消炎鎮欬之麻杏石甘。其愈始速。真武主藥爲附子。時醫之所畏忌。故華實孚先生嘗以六神九代附子。六神丸中有蟾酥。卓著強心之效。雖作用較緩。然可以稍減時醫之疑懼。

臨證指南治肺脹。大抵用辛涼輕劑。相習成風。莫或之改。今驟易麻黃等之辛溫。必相顧駭異。然時醫宗師之溫病條辨。亦曾以麻桂治喘。則吾儕以麻黃治肺脹。本在情理之中。亦事理之當然必然。平凡無奇。無所用其駭怪者也。



溫病條辨下焦篇第四十七條云。『秋溼內伏。冬寒外加。脈緊無汗。惡寒身痛。喘欬稀痰。胸滿舌白滑。惡水不欲飲。甚則倚息不得臥。腹中微脹。小青龍湯主之。脈數有汗。小青龍去麻辛主之。大汗出者。倍桂枝減乾薑加麻黃根。』

第四十八條云。『喘咳息促。吐稀涎。脈洪數。右大於左。喉啞。是爲熱飲。麻杏石甘湯主之。』（案此肺脹也。喉啞失音。病勢已劇。）

此兩條在下焦篇寒溼門中。前一條有寒象。後一條則鞠通亦自言爲當清之證。當清之證而用麻黃。則麻黃之無害於清可知。而古人配合方劑之妙。尤不可思議也。

溫病條辨上焦篇。由第一條至第八條。病勢逐漸加重。第六條但欬身不甚熱。用辛涼輕劑桑菊飲。第八條脈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至鼻孔扇。病勢已劇。用白虎加人參湯。白虎湯鞠通視爲辛涼重劑。加人參所以固陽。然此種證候。以麻杏石甘爲最的當。白虎退熱。爲暫時剋止。於病無損。（見前）終無補於病機。惟麻杏石甘。爲能挽救。卽虛其汗大出而脫。則以強心藥和入麻杏石甘湯中。決無虛脫之變也。喘促當清。知用麻杏石甘。此鞠通一隙之明也。然遲遲之於下焦。而不用於上焦篇第八條用白虎加人

參湯之際。病機一失。遂不可收拾。其後玉女煎犀角地黃湯合銀翹散清宮湯等。皆於病無損者也。而病者從此絕望矣。故鞠通知用麻杏石甘。不得不謂有一隙微明。惜乎其未盡麻杏石甘之用也。

昔有某公。謂治療溼溫。當先以燥溼之藥。使之化燥。然後一下而愈。此行險徼倖。而吳鞠通三仁湯之遺法。以冀一中以術也。以舊說言之。則溼固宜燥。溫亦宜清。燥溼清溫。無能偏廢。徒用燥溼。則病隨藥變。足以速神昏譫語之駕。此治術之下駟也。予於溼溫之治。粗有所得。異日當別爲專篇以論之。關於溫病之討論。至此暫告一結束。

溫病問題。爲近百年來爭執之焦點。其學說之龐雜凌亂。足以眩人耳目。尤妙在葉吳孟英諸君。以內經仲景之溫病學說。與己之溫病學說。攪混一起。如油入麵。不可復別。而葉吳之學說。轉以內經仲景爲護符。吾着筆之初。發願欲將此糾繞不清之問題。澈底解決。以內經仲景之溫病。還之內經仲景。以葉吳孟英之溫病。還之葉吳孟英。抽繭剝蕉。逐層揭去。而葉吳等之真面目。乃水落石出。而無從掩飾。然後其是非可得而評焉。伏氣新感。其說鑿空。以寒溫爲傷寒溫病之鴻溝。亦爲鄧書燕說。溫熱家以爲傷寒溫病。絕對不同。吾則并時行之界綫而破之。吾自信解決溫病上之各種問題。尋根究底。亦有相當之魄力。惟

學識。讀陋。必多謬誤。海內賢達。幸加指正。吾著此書。竟。吾深感先哲時賢。餉遺我之厚。吾願永遠作荷戈執旗之小卒。爲中醫之學術而努力。

# 濕溫論治

謝誦穆撰述

## 引言

在溫病論衡末章。著者曾云。『余於溼溫之治。粗有所得。異日當另爲專篇以論之。』今論衡單行出版。附帶將溼溫論治撰成。以完宿願。

溼溫爲比較的難治之病。故余一遇濕溫。卽非常注意。平時開同志談論溼溫之治驗。亦不肯輕輕放過。故雖談不到對此病有多少心得。但此病之經過。及各種治療方法。心目中亦略有影象。

中醫界研究溼溫之論文。當推章太老論溼溫治法。淵師流行病須知溼溫篇。章次公師溼溫醫案選。此文卽以此三篇爲參考。附以己意。

清代所謂溼溫。卽西醫之腸室扶斯。仲景傷寒論中。有若干證候。皆是溼溫。故溼溫實隸屬於傷寒。而爲傷寒分證之一。溼溫之病原。在中醫當然有若干理想之說法。西醫謂此病之病原。乃一種較大之桿菌。在設備完全之大醫院。或衛生試驗所。經過相當手續。可化驗明白。小醫院及個人診所。亦有祇憑臨牀

診斷者。但西醫雖化驗明白。亦只有待期療法。中醫之各種積驗方藥。實可補西醫之不足。皆有徵驗。非誕語也。

### 證狀

溼溫起病前數日。病者覺食慾不振。周身疲乏。或有腰痛頭痛等證狀。俗傳疾病逐漸發作者。必成大病。溼溫則確是如此。初發病時。先惡寒。旋即發熱。惡寒去。但惡熱。舊說以惡熱爲溫病之特徵。口渴不喜飲。胸悶舌苔白膩。身有汗。而熱勢不爲汗衰。口渴發熱。舊說屬於熱。不喜飲苔白多汗。舊說屬於濕。溼溫之名。殆由於此。四肢痠痛。大便或秘或下利。以後熱度繼續增高。每增攝氏表半度或一度。熱上昇作階梯式。第一週之末。卽中醫所謂一候。熱度達攝氏表三十九度。或四十度以上。早晨身熱略低。午後又高。舊說所謂午後身熱。狀若陰虛也。左脅下之脾藏腫大。以手按之可知。迴盲部有壓痛及雷鳴。胸腹發生淡赤色之疹。西醫名薔薇疹。中醫或名紅瘡。至第二週爲劇期。高熱稽留不去。早晨與傍晚。熱度雖仍有相差。但不一度之外。因熱度勾留。故名稽留熱。在高熱持續之下。病者發生各種神經證狀。如神昏譫語。循衣摸牀等。舌苔作茶褐色。或發黑燥裂。脣焦齒垢。至第三星期。熱度早晚相差甚大。謂之弛張熱。病勢

逐漸減退。神經證狀逐漸消失。普薇疹退去。胸腹生小水泡。中醫謂之白瘡。西醫謂之結晶性汗疹。西醫在此時最懼病人之腸出血。或腸穿孔。若不生意外。則第四星期熱度漸低。汗疹消退。至第五星期。則逐漸恢復矣。

在溼溫之全經過中。恆併發其他疾病。病者多不死於溼溫。而死於併發病。常見之併發病。約有下列十種。

心臟衰弱「(一)急性心臟衰弱 自覺症有絞心感。呼吸困難。心窩苦悶等。他覺症脈搏頻數而小。屢呈不整脈。四肢厥冷。顏面瘦削。大多呈蒼白色。偶有呈青藍色者。體溫降至常溫以下。心臟屢擴張。有微弱之收縮期雜音。血壓低降。此時施以適當療法。如仍不見效時。則脈搏更行頻數。心臟機能消失。屢至呈肺水腫症狀。(二)心臟麻痺 突發性激劇之絞心感。呼吸困難。蒼白卒倒等。於數秒乃至數分鐘。心臟機能即行停止。」

肺炎「傷寒續發之肺炎。大抵爲加答兒性或沉降性。(一)加答兒性肺炎。一。咳嗽咯痰。二。呼吸促迫。三。全身蒼白。四。體溫三十九度以上。數日持續。五。熱型呈不正之弛張。(二)沉降性肺炎 病

人久臥狀褥。不轉動。其心力衰弱。不能使血液暢行。血液乃因其重力。沉集於肺之下部。使毛細管異常擴張。肺泡內空氣幾至消失。於是鬱血之度更進。而將水液體遂由血管滲出。肺泡內赤白血球。亦游出其間。本病最顯著之徵。以紫藍色及呼吸困難為主。咳嗽或無。體溫上昇。（如僅血液沉降。而未發生肺炎者。則體溫不上昇。）預後極惡。」

支氣管炎「關於急性支氣管炎。其證狀。一。咳嗽咯痰。痰質透明如粘液樣。二。小兒則呼吸困難。四肢有發青藍色者。三。體溫昇騰。脈頻數。本病加重。則爲毛細支氣管炎。延久往往成慢性支氣管炎。」

### 黃疸

腎藏炎「急性病狀。一。皮膚浮腫。有蛋白尿。二。惡寒發熱。腎藏部疼痛。三。浮腫從顏面波及於體部。四。尿爲赤褐色。比重較大。慢性病狀。一。多徐徐而發。二。以顏面浮腫爲始。三。尿量減少。爲暗褐赤色。」

膀胱炎「單純性加答兒性膀胱炎。尿意頻數。尿量減少。尿液渾濁。放置之。成雲絮狀沉澱。急性膀胱炎。以惡寒戰慄開始。亦有惡心嘔吐者。自覺症會陰部疼痛。加之尿意頻數。排尿困難。或因括約筋痙攣。而起尿閉症。若膀胱全部有炎症時。則恥骨縫際上部。亦覺疼痛。壓之增劇。且有向他部放散

者。尿瀾濁。化膿性膀胱炎。疼痛。尿意頻數。睡眠不安。胃呆。顏色蒼白。排尿最後。有多量之膿。或蛋白。時或混有血液。實質性膀胱炎。因膿汁浸潤之故。妨礙膀胱伸縮。尿雖少量。亦起劇烈之刺戟。因而尿意促迫。兼有不定之高熱戰慄。若膿瘍向膀胱內破潰時。則危險症狀。一時消散。」

中耳炎「溼溫耳聾。卽中耳有炎症。」

耳下腺炎

咽喉炎「急性咽喉炎。咽喉有損傷癢痛之感。或有粗糙異物之感。咳嗽嘶嘎。咽喉腫脹發赤。」

口腔炎「口腔炎有五六種。加答性者。其證口內腔潮紅腫脹。及分泌旺盛。潮紅部分以頰部粘膜及齒

齦爲最。流涎。舌常有厚白苔。病者自覺口腔疼痛。飲食困難。因食物及唾液之分解。有苦味。」

腳氣

## 診斷

臨牀診斷。以辨認證候爲主。其最顯著之證候。約有四點。

(1) 初期熱度逐日升高。作階段式。

診

斷

五



(2) 上午熱輕。下午熱重。(以體溫計測之。畫成表格最佳。)

(3) 依理熱度高。脈搏應增數。此病脈搏與熱度。多不相應。大抵熱度高而脈搏反遲。有熱度在三十度或四十度。而脈搏祇九十至一百至。

(4) 胸腹發薺薇疹。(真性腸窒扶斯疹粒較大。疹數不多。發生部位。僅在胸腹部。發疹窒扶斯疹粒較小。色較紅。疹數較多。胸腹之外。腿臂等處皆有。)

其他脾腫大。迴盲部疼痛雷鳴。在診斷上亦有價值。而熱度脈搏舌苔。尤為病勢利鈍之表徵。

(1) 熱度與脈搏 第一星期熱度逐漸升高。如階段式。第二星期作稽留熱。第三星期作弛張熱。見前證狀門。本病之熱。午前六至九時最低。午後五至六時最高。重症之極期。有延長經過至六星期以上者。病者多不能支持。預後往往不良。在劇期心臟衰弱。或腸出血。則熱度一落千丈。突然降至攝氏三十六度以下。脈搏增加至一百以上。若幸而恢復。則數時後體溫重復升高。

脈搏如常在一百三十至以上者。心臟已衰弱。為危險之象。脈搏細軟而速。為心臟已呈衰弱之徵。  
(2) 舌苔 傷寒全書云。口脣在極期時。多數燥裂。其上覆以黑色痂皮。易出血。舌腫大。舌面為深褐

色。乃至灰黑色之苔所覆。所謂煙煤色舌苔是也。或舌尖與舌邊毫無舌苔。其苔結在舌之中心。病勢進行。則舌苔發黑色。此因鼻與齒齦出血之故。迨病勢稍退。舌苔剝離。又舌苔之剝離。乃自舌尖向後而退。成三角形。是名傷寒三角。其後中央部及邊緣。盡行剝離。故舌面清潔乾燥潮紅。乳頭腫脹。舌因之粗糙。約至第三星期。始行消失。本病人之舌。若令其伸出口腔。則舌之前部發震顫。沙允武曰。依不佞經驗。舌苔之變化。與疾病之經過及預後。均有密切關係。茲就管見所及。略述數端如次。尙冀高明指正。

(一)傷寒(指溼溫)病人之初期。或傷寒之輕病者。在舌側緣。及舌尖之小部。可見白色薄苔。有時此小部竟成三角形。若此薄苔逐漸消失。則病必易愈。可爲預後佳良之徵兆。又此苔自消之傾向。常與全身病狀。爲食慾與熱型等並行。但有時舌苔雖日漸改良。而熱仍維持在三十八度內外。遷延較久者。祇須無其他合併症。亦決無意外之慮。惟遇病人熱雖降至三十七度以下。一切症狀雖亦大覺輕快。而舌苔獨不見改良者。則尙未可樂觀。此時宜防病勢再燃。病人起居飲食。務必深切注意。總之。須俟舌苔恢復。方稱平安。又傷寒經過中。發生再燃者。爲數甚不少。此時若注意其舌。

自不難證明病苔之尙未充分復原也。但其苔象僅此程度而止。並不增惡者。預後尙屬佳良。無論再燃至如何程度。結果總有就治之望。

(二)舌苔自薄而厚。且由舌尖瀰漫於舌面及側緣部。其色亦由白而污。有時竟帶黃色或褐色者。爲病深之徵兆。此種苔象。大約須閱一星期。方有變化。其變化時。如逐漸褪化。而變爲薄層。色亦漸顯紅潤。則病已轉機。其預後大半爲良性。

(三)初爲厚白苔。在短時日中。卽移行於褐色或煤色者。則屬重症。且不特此。卽其他一切症狀。亦均重篤。故預後之良否。不易決斷。往往有更進而爲極烈之乾燥狀態。或生龜裂。呈小出血狀。同時更至腸出血者亦不少。其預後大概不良。若更進一步。甚至口唇並口腔粘膜。全部乾燥。處處乾燥。處處出血。其苦狀殆非言語可以形容。如斯之現象。其預後可決其絕對的不良。卽偶有暫取良好之經過。一般症狀亦呈好象。若舌苔不見改良時。其預後亦難樂觀。又如舌苔久不消失。持續乾燥。病勢遷延。終取消耗症或敗血症而死者。其例甚多。但此時舌苔褪薄。由乾燥狀態。變爲濕潤狀態。而舊有龜裂現象。漸呈治愈傾向。則其預後亦未必不良。此外更須注意者。此種舌苔。有時自然消

失。惟消失後。舌面光滑。呈猩紅熱舌狀。且極度乾燥。仍致龜裂。則其預後。亦不良。

(四)病狀若取異常經過。例如熱雖下降。僅及三十七度內外。而食慾不振。惡心不已。意識不明者。其舌苔亦必污穢乾燥。此等均爲死徵。或漸次心臟衰弱而斃。或起意外心臟麻痺而斃。或全身發生無數溢血斑。成所謂敗血症而斃。以上所述。不過及其大概。其他尚有種種變化。勢難盡舉。要之。傷寒病人之舌苔。與一切全身病狀。如食慾熱型精神狀態並行。蓋由解剖學言。舌係消化系統之一部。傷寒之病灶在腸。故舌與腸。常取同一趨向。而互爲表裏。吾人觀察舌。卽不啻觀察腸之變化。是亦理之易明者。——關於傷寒症之鱗爪。

溼溫醫案選曰。嘗根據古說。參以新知。凡濕溫症之舌色紅絳。其治法蓋不可一概而論。例如濕溫兩候以下。病人之舌面。恆作深褐色如豬肝。苔面或有灰膩之苔被覆。或竟無之。是因熱度過高。體中水分爲熱所燃燒。水分因之缺乏。此時腸之潰瘍。已在進行時期。一面產生毒素。吸入血中。故濕溫病舌作豬肝色。乃水分缺乏。毒素強盛之表現。病已瀕於危篤時矣。

若病人之舌僅絳紅色。尙未至紫褐程度。是病人之水分雖缺乏。尙不甚。血液中之毒素。亦未嘗瀰

漫。病雖重可治。

溼溫兩候以下。病勢減退。熱候逐漸下降之際。則所被覆之厚苔。亦漸剝脫。斯時腸之潰瘍。亦進於結痂期。而達治愈。如果心臟衰弱。則已剝脫之舌面。光紅乾燥。蓋精力不足。口腔之分泌物減少所致也。(全身之體液均減少。)古人名之曰鏡面舌。極言光澤乾燥。捫之反滑者。亦爲病久體液缺乏。且爲心臟衰弱之先聲也。病將愈。舌無苔而淡晦。此病久貧血之故也。

故溼溫病之舌無苔而紅問題。大別之乃有四種。(一)紫褐色。(二)鮮紅色。(三)鏡面色。(四)淡晦色。吾嘗見病人以口中乾燥。舌輾轉其中。其苔因而剝褪。舌遂現本質者。故溼溫症恢復時期之舌無苔。爲自然的宣化。病進行時期內舌無苔。爲被動的剝褪。醫者此等處亦不可不細爲觀察也。

### 治療

(1) 初起宜柴胡劑疏解。

流行病須知曰。溼溫初起。胸口作悶。時時惡心。舌苔白。身熱有起落者。宜小柴胡湯。酌加苡仁茅朮赤苓厚朴黃連等藥。

溼溫醫案選曰。編者近日遇有溼溫症。外有表邪。苔膩胸滿。好以柴葛并用。蓋柴胡雖不能發汗。然而疏導少陽。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其人澈然汗出。若表寒未罷。而裏熱已結。則柴胡更屬妙品。

(2) 芳香化濁。苦寒燥溼。

芳香化濁。苦寒燥溼。其法始於仲景之梔子厚朴湯。梔子苦寒也。厚朴芳香也。溼溫之胸窒腹滿。俗以爲濁穢所阻。多汗舌膩。則以爲溼重。以梔子厚朴法治之。適如其分。推之蒼朮木香蘇梗陳皮藿香。皆芳香也。茵陳芩連。皆苦寒也。而芳香藥又略有興奮作用。於溼溫心臟之易於衰弱者。不無小效。苦寒藥又有消炎收斂作用。濕溫病腸中有潰瘍。芩連等爲對證之藥。

章太老論溼溫治法云。誠欲「溼」。「溫」兼治。仲景自有梔子厚朴湯。近觀溼溫之候。至四五日無有不患胸滿者。則梔子正爲對證。又曰。此土治溼溫也。無不以黃連主療。黃連性能解毒。厚腸胃。則腸中自無生瘡之患。

(3) 清血解毒

流行病須知云。溼溫一二週之間。身熱灼手。煩悶乾嘔。呻吟亂語。臥不安席。舌質絳者。病毒強。抵抗力

亦強也。宜黃連解毒湯。

溼溫病原之毒素。瀰漫於血液中。故必須清血解毒藥。以解除血中之毒素。丹皮赤芍元參鮮生地。皆堪酌用。

(4) 大劑清熱合芳香興奮藥。

適用於溼溫之劇期。神昏譫語。循衣摸牀。唇焦齒黑。宜大劑仲景白虎湯。加花粉青蒿白薇。另用和劑局方紫雪丹一錢。分兩次沖服。喻嘉言治瘟用芳香逐穢。此其遺法也。

大隊清熱藥中。亦宜加入清血解毒藥。有蓄薇疹時。尤不可少。又菖蒲鬱金竹瀝半夏陳胆星等。普通視爲豁痰藥。舊觀念以爲神昏係痰濁所蒙蔽。菖蒲能通心竅。鬱金等能泄痰濁。此等藥用於眞溼溫。實際上效用極微。次公師評爲無聊藥。惟溼溫併發肺炎而神昏者。不妨加用杏仁等以鎮欬。以竹瀝半夏祛其痰。以桑白皮天門冬清其肺。而大隊清熱劑合芳香通竅法如舊。時醫謂溫病神昏。當泄痰濁。因神昏由於痰濁蒙蔽心包。鄙意此爲肺炎神昏者言。或溼溫併發肺炎者言。故應否開泄痰濁。當以有否肺炎爲斷。然開泄痰濁之藥。如菖蒲鬱金。其力極微。不能去病。(老人病痰飲。肥人病痰飲而

便秘者。用平胃二陳等藥。能通大便。瘦弱陰虛火旺者無效。平胃二陳恆人所皆視爲祛痰劑也。淵師以桔梗治痢。下膿便甚多。舊同學孫硯孚。謂牛蒡有泄下作用。從此觀察。知祛痰藥之刺激性。亦能作用於腸部。以奏通便之效。用祛痰藥以通溫病患者之便。合於學理。較有意義。然舊學說中未聞有此觀念也。有之。則惟肺與大腸爲表裏而已。且溼溫病者之腸部。宜求安靜。不宜多受刺激。祛痰藥用量宜斟酌。肺炎便秘。則不妨參用。但肺炎下利過甚。亦以少用爲要。因肺炎易心臟衰弱。而下利則能使病者元氣愈益不支也。

劇期循衣摸牀。手足掣動。舊觀念謂之動風。謂之心神不安。謂之液涸。根據動風。則用定風之藥。如吳鞠通之大小定風珠。根據心神不安。則用茯神等藥。根據液涸。則如葉天士用復脈湯。鄙意此等方法。皆有乖錯。所謂風。卽神經證狀。決非大小定風所能定。茯神有鎮靜作用。然徒事鎮靜。不逐病邪。亦無濟於事。液涸由於熱高。清熱所以存液。於清熱藥中略加生津藥。未始不可。若全用生津藥。以求熱退液復。則夢囈而已矣。

(5) 強心

治 療



在溼溫全經過中。最易危及生命者。爲心藏衰弱。故初期見其脈搏微弱時。宜以少量之強心劑維持之。強心劑量亦不可過重。過重則刺戟太甚。反促其疲勞也。

「錢崇潤曰。傷寒病人之心臟。易爲傷寒桿菌所侵害。故易於心藏衰弱。竟有在病之經過中。突然發心藏麻痺而死者。若爲預防計。宜早用興奮劑及強心劑。故余（錢自稱）第一日。用至終病止。」

（一）溼溫病者。服大隊清熱藥後。舌上黑色。苔色之穢苔。一齊剝褪。露出鮮絳光滑之苔面。此名鏡面舌。應防其心藏衰弱而虛脫。（二）溼溫久利。或便秘多日。而大便忽下者。應防其虛脫。（三）煩躁中有陰躁。昏語中有鄭聲。皆應察其是否心藏衰弱。以脈搏神氣斷之。

中醫常用之強心藥。爲附子。附子之效力。最速最大。一面津液乾涸。一面心藏衰弱時。若專用附子強心。則津液愈益乾涸。若專滋津液。則心藏衰弱不救。於此有兩全之法。卽以附子與生地等同用。則強心滋液。雙管齊下。心藏既得維持。津液亦不致乾涸矣。

溼溫病神昏譫語。亦有須用參附者。（參閱濕溫論衡六十八頁至六十九頁。）其脈息沉細者。尙易辨認而知用強心藥。「若病人脈大而輒。則淆亂醫者思路。在有膽識。尙不難毅然以參附與服。若在

市醫。則顧慮其苦膩不當補。懷疑其神昏不當溫。徘徊穩健之途。而病人死矣。編者暑期應診故里。舍戚孔姓。病溼溫匝月。苔灰膩。脈濡數。捫其肌膚。不甚潤澤而熱。與人問答。有意識者半。不知所云者半。合目則譫語頻作。不更衣十日許。醫猶以連翹鬱金赤苓豆豉等予之。診察後。以爲邪氣尙未清肅。正氣虛虧吃緊已極。爲處一方如下。柴胡 根朴 全瓜蒌 蒼朮 查炭 白芍 黃芩 帶皮檳榔枳實 萊菔英 六神九十粒。參鬚濃煎代茶。上午服藥。午後三時許。得垢膩之大便甚暢。因此熱減神清。從此方加減。凡十日許而病瘳。此病本用附。爲避免俗醫譏評計。故用六神丸。據編者年來於溼溫症衰弱時期。用六神丸與參附之經驗。凡病人僅脈軟弱。意識蒙昧。其他不見陰寒證狀。爾時六神丸可以勝任。若病者昏憤脈軟弱。膚冷汗出。是周身細胞生活力俱已衰沉。六神丸只能徒然興奮心臟與腦神經。不能振起周身細胞之生活力。故非參附炮薑不爲功。（以上節溼溫醫案選）案六神丸（犀黃錢半。腰黃一錢。珠粉錢半。元寸香一錢。冰片一錢。蟾酥燒酒化一錢。）含有蟾酥。蟾酥有強心作用。

（6）利小便

治 療

利小便藥之作用。在使尿量增加。而排除血中之雜質。應用於濕溫。使血中毒素迅速排出。亦能減輕病勢。故溼溫有延長之傾向。而無危急之證狀時。參用利小便藥。亦爲必要。（濕溫醫案選云。凡溼溫症兩候。身熱不退。舌白胸悶。便塘溲赤。除芳香化濁。苦寒燥溼之外。更有利溼一法。如赤豬苓澤瀉米仁等。果小溲通暢。則血液中之毒素。易於外泄。乃妙法也。）

一面身灼熱。一面便塘。此爲逆症。溼溫尤不宜便塘。便塘者多腸出血。止便塘宜用利小便藥。利小便即所以實大便也。

強心劑能亢進血壓。使腎臟內之血壓。同時增高。亦呈利小便之作用。

(7) 通大便

溼溫初起。如無積滯。不必急急用攻下通便藥。若便秘日久。恐病者自家中毒。自應通便。通便藥迅捷者。無過硝黃。倘慮病家疑畏。可用淡竹瀝沖服。潤燥通便。別錄謂淡竹瀝主胸中大熱。止煩悶消渴。朱丹溪謂竹瀝清痰。千金方治小兒傷寒。以淡竹瀝葛根各六合。細細與服。又治時氣煩躁。五六日不解。用青竹瀝半盞煎熱。數數飲之。則竹瀝清涼解熱之功。可以概見。用之於神識模糊。而大便秘者。適合

之至。

(8) 止血

考溼溫之出血約有三種。一爲鼻出血。二爲腸出血。三爲皮下溢血。初期之鼻出血。如血量不多。不必止之。鼻衄後。熱度必暫時減低。如鼻出血過多。可於對證藥中。加多量梔子。甚驗。

腸出血審爲熱證。宜小品芍藥地黃湯。審爲寒證。宜黃土湯。用雅片或嗎啡等。能使腸管安靜。而能促進血栓之形成。爲腸出血之間接止血藥。

皮下溢血。或作點狀。或作斑狀。卽所謂發斑。此病在濕溫劇期發現。顏色不青黑者。危險尙少。用大隊清熱藥後。能逐漸消去。(應多用石膏。)若發現於濕溫之第四星期後。顏色青黑者。大抵爲敗血性。病不治。

(9) 養陰

吾嘗極力反對滋陰藥。蓋鑒於專用滋陰藥品之無良好結果也。後遇一病人。舌苔光絳。乾燥而毫無津液。於對證藥中加滋陰藥。苔上卽津潤。去之則復乾燥。津潤狀態不能持久。其病固極危險。然吾因

此知滋陰藥未嘗不能用。蓋病人之體質。原有不同。其人素苦咳嗽者。肺部有弱點一病濕溫。則易併發肺炎。其人時患下利。腸部有弱點者。一病濕溫。則易腸出血。凡病者平素體質上之弱點。至此乃一一更有顯著之呈露。易爲病魔所乘。由是推之。則病者平素陰虧者。其津乾液涸。必較常人爲速。其需用滋陰藥。自屬必要。滋陰藥蓋爲此等證候而設也。特吾用滋陰藥。有二條件。(一)仍以清熱藥如白虎苓連等爲主。而以滋陰藥爲輔。用滋陰所以救標。用清熱藥所以正本清源。若一味用滋陰藥。則病仍不去。必津液仍至乾涸而後已。(二)用生地元參麥冬。不用石斛阿膠熟地炭龜板。生地元參。號爲滋陰。實兼有解毒作用。麥冬能治咽喉乾燥口渴。合葛根以輸津液而止口渴。甚效。與石斛阿膠等之膩膈留邪者。有上下牀之判。(仲景竹葉石膏湯。卽有滋陰藥。是後世之滋陰一法。仍導源於仲景。)

## (10) 飲食

西醫主多進流動體。蓋不但使腸部少受摩擦。且病者消化力弱。亦使其易於吸收也。通常治療重症感冒。若胃有食滯。則發汗藥不能盡量發揮其威力。卽使佐以消食藥。然胃有食滯者。其痊愈亦必較緩。必多服一二劑。蓋人體抵抗力。一面須抵抗感冒。一面須對付食滯。抵抗力分則單薄。藥力本以輔

助抵抗力。抵抗力薄。則藥效亦爲之減色。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濕溫病者之消化力弱。若多進不易消化之食物。橫梗於中。亦必有此弊竇。

飲料分三類。一爲花露。可代茶。可煎藥。藿香露。青蒿露。銀花露。枇杷葉露。地骨皮露等。擇用。病者思難。汁。而嫌其膩者。亦可蒸露飲之。本草綱目拾遺引道聽集云。『雞露能大補元氣。與人參同功。氣清色白。益血助脾。長力生津。』(節錄)濕溫醫案選曰。多服開水之法。吾聞之於鄧君源和。其理由爲傷寒桿菌。在腸內繁殖後。排出一種毒素。隨血液而循行各部。侵害各部組織。故傷寒症重險時期。發生昏憤讞語。皆此種毒素爲祟。多飲開水。既能沖淡血液中之毒素。減少其侵害能力。并使此種毒素。易於排泄。不致久稽人體。

一爲果實之汁。如梨汁。藕汁。甘蔗汁。鮮橘汁。橘汁。富於維他命。梨汁。清肺。藕汁。止血。蔗汁。養胃。皆可常飲。汗少口渴。氣息不舒時。取蔗汁。梨汁。各一小杯。和入藥中。每澈然汗出。

一爲米汁。以糙米數撮。水煎。勺取清湯。亦資營養。濕溫有時併發脚氣。糙米汁富於乙種維他命。能預防之。

凡粘膩之物。如藕粉厚粥濃肉汁皆忌。食之往往劇變。驟致高熱神昏譫語。此病初起一二日。經解肌消導後。必覺腹餓。斯時病者宜抑制食慾。僅可多進流動體食物。否則食物積滯。必致變病。在病體垂愈時。亦覺食慾旺盛。斯時亦宜留意進食。勿使食復。

方選

小柴胡湯（仲景） 解肌。清熱。燥濕。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薑 大棗 漢法醫典於濕溫始期一週間。舌有白苔。如感冒狀。用此方。

葛根黃芩黃連湯（仲景） 解肌清熱。

葛根 甘草 黃芩 黃連

傷寒論今釋云。葛根芩連湯清其裏熱。黃芩黃連。俱爲苦寒藥。寒能泄熱。所謂熱者。充血及炎性機轉是也。

梔子厚朴湯（仲景） 清熱化濁。

梔子 厚朴 枳實

方機云。治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

白虎湯（仲景） 清大熱。治發斑。

知母 石膏 甘草 粳米

傷寒論今釋云。白虎湯之主藥。爲石膏知母。知母解熱生津。治陽明病陽盛津傷。最爲適當。石膏係硫酸鈣之含水結晶體。有鹼性反應。其治效當與西藥之諸鈣鹽類似。約而言之。胃腸內發生過膾之酸液時。用鈣鹽爲制酸劑。或慢性胃腸加答兒。粘液分泌過多。沉澱而蔽其粘膜。阻礙其消化吸收時。用鈣鹽溶解之。此皆作用於胃腸。古人以石膏爲清胃藥。有以也。新陳代謝疾患如糖尿病等。血液有酸性反應時。用鈣鹽類中和之。勞動過度。亞砒酸及磷之中毒。或熱性傳染病之經過中。體內發生乳酸時。亦爲鈣鹽類之適應症。此外又有止血消炎鎮靜強心諸作用。惟鹼性土類內服後。最難吸收。西醫嘗以此疑石膏之無用。今則試用而得效。已不持此論矣。

醫學入門云。白虎湯治一切時氣瘟疫雜病胃熱發斑。



方極云。白虎湯治大渴引飲煩躁者。

方輿輓云。白虎湯治赤斑口渴煩躁。又云。主痘純紅。臉赤眼赤。口氣熱。脣口腫痛。煩躁悶亂。循衣摸床。小便赤。大便秘。身如火。發斑讖語。實熱等證。

類聚方廣義云。治麻疹大熱讖語。煩渴引飲。脣舌燥裂。脈洪大者。

竹葉石膏湯（仲景） 清熱滋液。

竹葉 石膏 半夏 麥門冬 人參 甘草 粳米

和劑局方云。竹葉石膏湯治傷寒時氣。表裏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並宜服之。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頭亦不痛。脈不緊數。卽不可汗下。宜服此藥。

直指方云。竹葉石膏湯治伏暑內外熱熾。煩躁大渴。

傷寒選錄云。竹葉湯（卽本方）陽明汗多而渴。衄而渴欲水。水入卽差。復渴。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仲景） 清熱鎮欬。

麻黃 杏仁 甘草 石膏

傷寒論今釋云。麻杏甘石湯之主證。爲煩渴喘欬。凡枝氣管炎枝氣管喘息百日欬等。有煩渴喘欬之證者。悉主之。

方機云。治汗出而喘。熱伏者。又治喘息而渴者。

清瘟敗毒飲（余師愚） 治發斑。

生石膏 小生地 烏犀角 眞川連 梔子 桔梗 黃芩 知母 赤芍 元參 連翹

甘草 丹皮 鮮竹葉

余師愚云。此十二經泄火之藥也。凡一切火熱。表裏俱感。狂躁煩心。口乾咽痛。大熱乾嘔。錯語不眠。吐血衄血。熱甚發斑。以此爲主方。蓋斑疹雖出於胃。亦諸經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則甚者先平。而諸經之火。自無不安矣。若疫證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如劈。煩躁譫妄。身熱肢冷。舌刺脣焦。上嘔下泄。六脈沉細而數。卽用大劑。沉而數者。卽用中劑。浮大而數者。用小劑。如斑一出。卽加大青葉。併少佐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視升提發表而加劇。

者。何不俯取芻蕘之一得乎。

甘露消毒丹（佚名。舊傳葉天士製。無據。） 清暑熱。化溼濁。

飛滑石 綿茵陳 淡黃芩 石菖蒲 川貝母 木通 藿香 射干 連翹 薄荷 白豆蔻

主發熱倦怠胸悶腹脹肢痠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渴瀉亦便秘等證。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是暑濕熱疫之邪。尚在氣分。悉以此丹主之。（節王士雄說）

紫雪丹（和劑局方原名紫雪。今通稱紫雪丹。） 解毒辟穢。清神志。

黃金 寒水石 磁石 石膏 滑石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 沉香 丁香 元參

升麻 甘草 朴硝 硝石 當門子 硃砂

局方。療口中生瘡。狂易叫走。瘴疫毒厲。卒死邪熱。卒黃等症。

徐靈胎蘭台軌範云。邪火毒火。穿經入臟。無藥可治。此能消解。其效如神。

芍藥地黃湯（小品方。千金方稱犀角地黃湯。） 止便血。

芍藥 地黃 丹皮 犀角屑 原注。有熱如狂者。加黃芩二兩。

小品。療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發之。內瘀有蓄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餘瘀血。面黃大便黑者。此主消化瘀血。

治濕溫可用之方。尚不止此。姑選此方。以示一斑。

### 藥選

#### (1) 解表

柴胡 葛根 荆芥 薄荷 青蒿 藿香

#### (2) 清熱

知母 石膏 黃芩 黃連 梔子 天花粉 白芍 白薇

#### (3) 芳香化濁

蘇梗 製蒼朮 白蔻仁 砂仁 廣皮 佛手 荷梗 厚朴 青皮 姜半夏 半夏曲  
枳殼 枳實 大腹皮 焦山查 萊菔英

#### (4) 清血解毒

藥選

元參 鮮生地 丹皮 赤芍 板藍根

(5) 強心 (舊說之回陽挽元氣。皆強心藥。清心清神志。皆興奮腦神經藥。)

附子 人參 黨參 黃耆 (以上爲強心劑。用附子以合乾薑同用爲佳。)

帶心連翹 (據老友趙錫岸君之試驗。連翹心確有興奮腦神經之作用。見中醫新生命月刊第二號。連翹予我之印象及研究。) 麝香 龍腦 (興奮腦神經。兼有強心作用。餘如牛黃有解毒作用。非直接作用於腦神經。故舊說所謂清心清神志。亦非盡屬興奮腦神經也。)

(6) 和胃健脾藥

白朮 白茯苓 山藥 扁豆衣 陳倉米 穀芽 麥芽

(7) 養陰

西洋參 沙參 (舊觀念用爲養陰藥。其實有祛痰作用。) 天門冬 麥門冬

(8) 鎮靜

甘松 柿蒂 (溼溫經過中。有作呃忒者。係橫膈膜神經痙攣。久久不止。能促心臟衰弱。甘松柿蒂二

藥有鎮靜作用。能止呃忒。至神昏譫語。循衣摸床。雖係腦神經不安。則絕無鎮靜之理。而亟需清熱解毒者也。

(9) 鎮效祛痰藥

杏仁 兜鈴 象貝 桑白皮 枇杷葉 麻黃(以上鎮效)

蘇子 牛蒡 桔梗 前胡 遠志 南星(以上祛痰)

(10) 止血

阿膠 黃土 大小薊 百草霜 石榴皮 白石榴花(止血極效。惟不易覓得) 棕櫚皮

地榆

(11) 利小便

赤苓 豬苓 薏苡仁 澤瀉 車前子 茵陳蒿

(12) 通大便

竹瀝 瓜蒌 郁李仁 藥選不無遺漏。參閱治療方選兩門。

藥選

## 醫案

### 濕溫治案回憶錄

衛原

自余習醫。病之類似溼溫者。數數遇之。然經西醫化驗診斷。決爲溼溫而無疑者。不過五六例。而友人之殞於此二焉。偶一憶及。輒深人琴之感。不知悲愴之何從也。述之以爲治溼溫者之車鑿。

(1)友人童靜庵君。如皋人。廿一年四月抵滬求學。時淞滬戰事已停。而國醫學院尙未開學。乃寄寓某醫院。襄理醫務。某日。某慈善團體假座西門路山東會館。開慰勞大會。凡會中職員醫士皆預焉。午前十一時。童君覺惡寒不適。欲不往。同學等強之行。主事者於會館中列西餐酒果甚夥。演說報告後。相繼進食。童君亦飽啖。歸途風大。童君已發熱。卽乘人力車先歸。歸卽高熱。進荆防等表藥。汗出而熱不減。第四日。童君以大便不通。欲服下劑。服之大下利。日十數行。夜間譫語不止。西醫驗血。發見尾太耳氏反應。知爲腸室扶斯。西醫亦無特效藥。時下利已止。惟脈搏細數。心臟衰弱。因爲之注射強心劑。亦間進中藥。夜間作嘔語。越數日。熱漸退。氣息奄奄。西醫益時時注射強心劑。某晨。其弟自如皋遣至。童君已不識人。午

前體溫低落。在常溫下。薄暮瞳孔散。入彌留狀態。夜十二時辭世。沒時冷汗遍體。未見腸出血證狀。自始病至沒。凡十三日。

(2)友人張秉初君。丹徒人。卅二年九月。以溼溫沒。未沒前數日。余至其寓訪視。張君言。『未病前半月。胃納不振。每飯不逾半器。病作前一二日。時覺凜寒。初發熱。服表藥取汗不愈。時腸窒扶斯流行。心疑之。倩西醫驗血。斷爲腸窒扶斯。乃大驚。顧已無如之何。卽靜心療養。某西醫謂董君之死。由於用強心劑不早。因側重強心。張君之父。亦自里來滬。兢兢調護。得無意外。某日。忽大便雜鮮血。西醫大駭。以爲腸出血。已而知張君夙有痔瘡。知無礙。自後熱度漸減。今時逾四星期。病已出險矣。』言下頗忻喜。余亦以大病不死。不幸中之大幸慰之。而喜張君之出險入夷也。後數日。某同學來一電話。謂張君已瀕死。速往作最後一面。余大驚愕。謂張君已愈。安得有此。立驅車往。則張君僵臥榻上。微息僅存。張父老淚縱橫。云前二日。忽周身發斑。症屬敗血。中西醫皆謂不救。言已大慟。余亦淒然相對。久之。令侍者購紙錢一陌。爲張君資冥需。遂惘惘然歸。

(3)警察吳姓。年三十許。發熱數日。入某醫院求診。高熱神昏譫語。一王姓醫以硝黃下之。略下溏糞。熱



仍不減。神昏譫語亦如故。翌日卒。瀕死。大便作黑色。

(4) 夏姓少年。年十七。三房合一子。入余服務之某醫院留治。時熱作階梯式。與柴葛解肌。芳香化濁。苦寒燥濕。及清熱藥。熱度仍上昇。漸神昏譫語。惟病勢雖漸重。尙無心臟衰弱等惡狀。日進芩連知膏生地。玄參厚朴等藥。兼投紫雪丹。紫雪丹每劑一錢。時醫用率四五分。無此鉅量也。投紫雪丹後。神識漸清。出入四五日。神識遂清。以大便久閉。日服竹瀝二杯。大便下。熱度漸退。調理而愈。

(5) 木匠吳長生。紹興人。入醫院第一晚。神昏譫語。躁擾不寧。投以清熱藥。未應。明日。細爲診察。赤疹遍體。西醫斷爲發疹室扶斯。投以大隊清熱解毒藥。兼投紫雪丹一錢。醫院中設施藥部。藥夥寢室鄰病屋。第一晚病者譫語躁動。藥夥終宵不得安寢。是日投大隊清熱解毒藥及紫雪丹。翌晨。余方盥洗。藥夥來告余曰。昨藥頗奏效。問何以知之。曰。病者昨晚較甯帖。譫語僅間作。以是測之。昨藥殊有效也。一守前方。出入數日所。神識清明。赤疹漸消。易以清熱解毒藥之輕劑。又數日。能啜粥二盃矣。

(6) 一老嫗。抱一幼童。住院留治。童失怙恃。嫗其祖母也。病溼溫約十餘日。神昏譫語。便秘多日。投以大隊清熱解毒藥。及紫雪丹。每劑亦用一錢。並沖入竹瀝一杯。灌以藥。尙知下咽。藥苦。則微蹙額。兩日後神

清。知饑思食。稍啜薄粥。而大便猶未通。觀此。則知大便通下。固非無益於病機。然大便未通。亦有不咸問題者。此案是也。後兩三日。大便下。後十餘日全愈出院。

(7) 某先生言。有居於青島路友人某君。偶惡寒發熱。作流行感冒狀。詣某醫求診。與荆防等發散藥。汗出熱略減。飢而思食。進泡飯碗許。胸次脹滿。熱復高。一醫以檳榔等下之。遂洞泄不止。持續數日。熱不減。而脈搏漸細數。有心藏衰弱傾向。越二三日。脈有歇止。一醫與大劑生附子吉林人參炮薑等。藥劑既過重。其人津液虧。方中亦無一滋液藥。遂致藥後脈暴洪大。面目皆作黑色。邊沒。

(8) 又言。有某舞台主人。病溼溫三候。熱度不高。惟視其舌絳苔燥。脈搏微弱。心下痞。予川連淡芩。以靖餘氛。麥冬沙參鮮生地等。滋其津液。另加人參治其心下痞。而兼強心。病者家屬。見方中有人參。皆疑畏不敢服。余力排衆議。願負絕對責任。病者謂前此數醫。皆穰稜不任事。今某先生言辭堅果。願一服以試效否。藥下。病者覺精神略佳。胸次亦舒。兩劑後漸有起色。去人參而餘藥略仍其舊。病勢亦平順無壞象。而舞台年底屆。將封箱。伶人包銀積欠達三萬金。至少亦須散發萬數千金。主事者以啓病者。病者大焦慮。病勢遂復。熱度復高。余度舞台經濟問題不解決。則病者之心事。橫梗於中。病勢亦無減退之可能。遂

辭謝不治。醫藥雜進。數日而卒。

## 潘國賢君來書

（上略）患腸傷寒而下血。乃上半年內子之病。今約略爲兄道及之。三月三日。內子身感惡寒發熱。頭痛無汗。投表散之劑。未見有效。迨後身熱漸高。日夜不得合眼。食物亦完全不進。投連翹石膏銀花黃芩及琥珀多寐丸等。均無驗。循至第十二日。大便下鮮血。病勢有加無已。兩耳亦完全失聰。惶恐萬分。乃服白頭翁湯。下血乃止。此外證狀均如常。至三候後。又下血甚多。（此三候中。日夜未合眼安睡。每日只吃橘汁三五枚。此時益見危險。乃以犀角地黃湯加味與之。焉知服藥後。通身大汗。熱亦漸退。且得安睡片刻。連服三五劑。大收奇效。惟每服犀角劑。必全身出汗。後竟調理而痊。亦云幸矣。今兄詢及便血事。故將內子之病情約略及之。（下略）

## 紀夏玉峯先生女公子溼溫案

章次公  
張德正藏

夏玉峯先生。上海紅卍會會長也。女公子年十四。肄業上海清心女中。十一月十九。忽寒熱三四日不退。校醫以其熱達華氏一百零三度。乃送之歸。隨請丁濟萬診治。凡三次。改延鄙人。今錄其前後諸案。爲諸君研究溼溫之一助。

夏小姐 十月初二日 丁濟萬初診

秋溫伏邪。挾溼挾滯。陽明爲病。氣機不和。身熱四天。早輕暮重。胸悶不舒。頭痛且痕。口脣乾燥。舌黃膩。脈濡滑帶數。慮其增劇。急宜疎邪宣化。

清水豆卷四錢 赤茯苓三錢 光杏仁三錢 干蘆根一兩去節

薄荷葉八分 江只壳錢半 連喬壳三錢 采云曲三錢

嫩前胡錢半 苦桔梗錢半 鮮竹茹三錢 粉葛根錢半

夏小姐 十月初四日 丁濟萬二診

汗出不澈。身熱減而未退。便下瘡中夾硬。且得燥矢五六枚。脘腹疼痛。雖輕未止。環脣青色。小溲渾赤。舌苔黃膩邊紅。脈象弦滑帶數。頭痛胸悶。伏溫挾滯蘊蒸。陽明爲病。經邪不解。腑濁未下。還虛纏綿。再擬解

肌達邪。消導滯積。

粉葛根二錢

硃茯神三錢

瓜萸仁三錢

清水豆卷四錢

江只壳二錢

象貝母三錢

薄荷叶八分

光杏仁三錢

鮮竹茹三錢

淡黃芩二錢

地枯羅四錢

炒銀花三錢

白茱萸根一根去心

夏小姐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丁濟萬三診

身熱五天。雖得微汗而仍不解。口乾引飲。環脣色紫而黑。舌邊紅苔黃。脈弦滑帶數。腕痛悶。小溲熱赤。頭痛且脹。秋溫伏邪。挾滯蘊蒸。陽明爲病。溫乃熱氣。滯屬濁積。兩者相合。虛其化火化燥。急宜辛涼清解。和胃導滯。

粉葛根二錢

硃茯神二錢

瓜萸仁三錢

薄荷叶八分

白茅根兩根去心

江只壳錢半

光杏仁三錢

金銀花二錢

鮮竹茹二錢

象貝母三錢

帶心連喬三錢

地枯羅四錢

霜桑叶三錢

丁君初診爲十月初二日。三診爲十一月二十三日。係新舊歷之參次。穆附註。

夏小姐 十一月二十五日 章次公初診

據證的是溼溫。凡溼溫症在一候以前。總當表散。一來復以後。卽當從清熱化溼着意。今腕際苦窒。渴不欲飲。大便燥。熱高於日晡以後。擬吳氏達原飲。加柴胡者。以其具有退熱泄下通徹表裏之功也。

春柴胡二錢 杭白芍三錢 煨草菓錢半 生甘草七分 黃 芩二錢炒

知 母三錢 花楸榔二錢 炒萊菔英四錢 製小朴一錢

夏小姐 念六日 章次公二診

昨進達原飲加柴胡法。大便已行。但熱時起時落。熱起時心中懊懣。病人所苦。以此爲最。但溼溫之熱。非比溫病。溫病之熱。可以藥退。溼溫則藥未必能退。醫者但能使其熱不再高張。且使其熱不高張。在溼溫之第二候。亦非易易也。今用苦寒燥溼芳香化濁并進。輔以利水之品。使其溼與溫有外出之路。

製小朴一錢 川雅連六分 赤豬苓各三錢 甘露消毒丹五錢包煎

滑蒼朮二錢 炒黃芩二錢 生山梔四錢 硃燈芯三分

慧實小姐 念七日午後四時 章次公三診

耳聾口渴。夜間譫語一兩聲。熱達四十度。以病之時日計。已入極期。故有以上證狀。此爲證所應有。不足慮也。處方仍守芳香化濁。苦寒燥濕原意。而略略偏重苦寒。以清腸消毒。此等藥是其選也。

製小朴一錢

川黃芩錢半剉細末沖服

硃燈心三分

川黃連六分

製半夏三錢

苦參片三錢

連翹殼三錢

製蒼朮二錢

赤豬苓各三錢

生山梔四錢

慧實小姐

念八日

章次公四診

昨蒙壇訓。以利濕爲主。清熱爲輔。謹按淡滲利溼。爲治溼溫症之正軌。今卽從此着手。

綿茵陳三錢

淡黃芩三錢

厚朴一錢

粉甘草一錢

生熟米仁各三錢

製半夏四錢

連翹殼三錢

茆蘆根各五錢去節打

白蔻仁八分後下

川雅連八分

生山梔三錢

病家曾請示於乩壇。故案語有壇訓字。十診案語稱奉訓。同。穆附注。

慧實小姐 念九日

章次公五診

藥後小便通暢。熱度如舊。舌前鮮紅。蘇醫所謂邪已由氣入榮。故囑訓以涼血見示。今日處方不外三大端。一清涼榮分。二消除腸毒。至於滲利小便。乃其餘事。

鮮生地一兩 搗汁冲 黃 芩三錢 益元散四錢包 粉丹皮三錢

黃 連八分 車前子三錢包 京赤芍三錢 此藥晝夜盡兩劑

夏小姐 三十日 章次公六診

熱度低減一度。欬嗽痰粘。略有血絲。前治所以不治。欬以側重於熱。無暇兼顧。今熱減神靜。當兼治欬。若不治欬。則此種欬嗽。足以引起呼吸器疾患。如氣管炎。氣管支炎。甚至肺炎重症。不可不先事預防也。

鮮生地七錢 麥門冬四錢 浙貝母三錢 粉甘草三錢

赤白芍各三錢 桔 梗二錢 全瓜蒌三錢 六神丸一瓶吞八粒

夏小姐 十一月一號 章次公七診

熱又增高半度。但病者不以爲苦。故現在側重治欬。又其熱低減後。復又升騰。乃是此症之所習見。可勿慮。



生杭芍五錢 川象貝各三錢 肥知母三錢 粉甘草一錢

麥門冬四錢 苦桔梗二錢 雲赤苓各三錢 白朮根一紮去節

夏小姐 二號 章次公八診

痰中血已止。惟熱度高張。大便閉三日。小溲短赤。今當治其主證。效爲副證。故置之。

綿茵陳三錢 製小朴一錢 川雅連八分 福澤瀉三錢 六神丸六粒另吞

蒼朮二錢 黃芩三錢 赤豬苓各三錢 涼膈散四錢包煎

六神丸隔六小時再服六粒。如不大便。涼膈散再買三錢。

夏小姐 三號 章次公九診

涼膈散七錢許。入芳香化濁苦寒燥溼之劑內服。服後得粘膩而黃之大便凡四次。但熱度依然高張。兩額發赤。脈搏不見遲弱現象。是涼膈散仍可予服。外用石膏之鈣質。保護腸膜。兼強心臟。蒼朮以化濁。苓連以燥溼。豬苓澤瀉以利小便。清之利之導之。使其病毒外出。庶乎面面俱到。

生石膏一兩五錢打研極細末先煎 淡黃芩三錢 赤豬苓各四錢

涼膈散二錢打碎包煎 生蒼朮三錢 川雅連七分 福澤瀉三錢

夏小姐 四號 章次公十診

奉訓。原方加葛根。服後。熱度略低。今日側重退熱強心消腸毒利小便諸大端。通便一法姑置之。

生石膏一兩五錢打研極細末先煎 麥門冬四錢 生蒼朮三錢 六神丸每服六粒

雲猪苓各三錢 粉葛根一兩打後下 天花粉四錢

苦黃芩二錢 川黃柏錢半 生甘草一錢

夏小姐 五號 章次公十一診

今日熱度四十零。脈搏九十六。起落甚實。熱雖高。心臟無問題。胎根厚膩。不渴不飲。溫與溼成相持之局。

仍予燥溼清溫法。

生蒼朮四錢 淡子芩三錢 車前子四錢包 生常山三錢

苦參片三錢 飛滑石四錢包 煨草菓三錢 赤猪苓各三錢

夏小姐 六號 章次公十二診

溼溫延今十九日。熱時弛時張。在治療之歷程中。凡清溫燥溼。滲利小溲。清腸通腑。生津退熱。種種湯劑。俱已遍施。而其熱終不退。本來溼溫之熱。不至相當時期。極不易解。故其熱既無術使其低減。則亦不必勉強應用退熱劑。現在只有仍用苦寒藥撲滅腸中菌毒。芳香藥化其溼濁。所謂化其溼濁者。與奮心臟不致衰歇而已。

眞茆山朮四錢 製半夏四錢 苦參片三錢 川朴根一錢半

川雅連六分 赤豬苓各三錢 黑山梔四錢 車前子包三錢

夏小姐 六日晚 陸仲安

熱病十九日。發燒耳聾。神志不清。口脣潰爛。大類色赤。脈浮虛無力。此溫邪久羈。眞陰將竭之危候也。治宜三甲復脈法。

炙鱉甲一兩 杭 芍六錢 川 貝四錢 生牡蠣八錢 棗 仁三錢

荷 梗二尺 敗龜板一兩 麥 冬六錢 金 斛四錢 大生地八錢

西洋參二錢 阿 膠四錢 酒 苓三錢 炙 草一兩

次公按。陸君謂病人口唇潰爛。非事實。病人頰下。因手指搔破而流水。繼則蔓延潰爛。病人兩鼻孔。不時以指挖之。家人以棉花浸水拭之。棉花有血跡。

夏小姐 七日 徐堯功

六脈數弦而滑。溼熱留滯少陽。以致譫語神昏。舌乾唇焦。鬱悶煩躁。大便難解不暢。小便紅赤。燒熱久。陰大傷。宜清少陽邪熱。青蒿鱉甲湯加味治之。酌之。

淮元參五錢 浙寸冬五錢 金銀花三錢 生鱉甲四錢碎先熬去泡

生知母三錢 大生地六錢 連翹心三錢 粉甘草三錢稱足

川鬱金二錢 生梔子三錢 鮮青蒿三錢後入

備註 徐君以午前診。病家以待予商酌。故遲至下午四時尙未服藥。比予至脈細數而亂。心煩不寧。爲往日所未有。慮其心臟衰弱。因勸病家一面服藥。一面延西醫診斷。心臟是否衰弱。是日適逢星期。西醫多不在診所。予乃以友人鄧君源和荅。鄧至已七時有半。心臟確已衰弱。且聽診上左肺有水泡音。斷爲肺炎症。但屬於何種肺炎。尙待化驗。遂取病人睡出之痰。送朱仰高驗之。翌日報告。是格魯布性。

肺炎。痰中有肺炎菌。連鎖狀球菌。淋巴球加多。白血球加多。蓋肺炎之重症也。

當鄧先生診斷病者肺部有炎症。而心臟業已衰弱時。乃爲病人注射兩針。一爲退熱劑 *Ombazine*。亞梅乃亭。一爲強心劑 *Cardarina*。加德明。其時在午后八時半許。施治以後。病勢不見退減。煩躁不寧。至於徹夜。病家對吾曹遂有所懷疑。病家之親友。有推荐馬醫生者。病家從之。比馬至。則謂症屬傷寒。非溼溫也。今錄其方案如次。

夏小姐 十二月八日 馬君診

病傷寒已屆兩旬。而外熱迄未解。比大便又溏薄。近兩天更屬神昏譫語。腕部氣促。有咳聲。肺不肅清之象。檢查疊投方藥。既進辛溫乾燥之劑。而又需苦寒滑瀉之方。若云傷寒。何能投此苦寒。既認溫熱。更不應投諸辛燥之品。因此認病不確。毫厘千里。誠令人不解之至。現在寒邪深入肺絡。以致咳喘氣促之候。伏邪內陷。故有神昏譫語之象。症已乘危。病更複雜。視其面色。眊白帶青。切其脈象。細數而浮。舌苔又屬白膩有津。舌尖並無芒刺。鼻孔又不乾燥。按病參證。確係傷寒失達。已轉內陷之危象。援救之計。速宜宣肺達寒。寬中豁痰。以資萬一。是否有當。還希教正。

炙麻黃三錢

仙露半夏三錢

淡附子片錢半

生石膏三錢

白毛化橘紅五分去毛

甜杏泥錢半

北細辛五分

陳枳殼錢半

炙嫩桂枝尖錢半

此藥只熬頭煎。不必煎第二次。惟須緩緩分作三次溫服。視其神色略安。伏邪外達。再行第二次設法。又及。

夏小姐 十二月八日夜戌時第二次

病傷寒已兩旬。症候三陽經均見。即太陽陽明少陽是也。外熱未退。以及或盛或減。與乎咳嗽不能應聲。此皆太陽與少陽經之明徵。其神昏譫語。中脘痞悶。以及耳聾失聰。此亦陽明與少陽之合並之明徵。今天日間急投麻黃附子細辛湯出入。未及八小時。其藥性已轉。咳嗽之聲較實。痰略鬆。神志亦有清楚之時。清時且能識人。昏時仍有譫語。昨夜丑刻。大便竟瀉瀉兩次。其色黯。其質粘。此係肺氣不肅。使伏邪內陷之凶候。今刻復診。脈象右三部較日間略粗大。左手仍細數。而略有力。舌仍有津。苔膩白而厚。既有轉機之象。今夜再當宗前方。佐以救陰法。以觀明日如何。左方候教正。

大熟地黃三錢

仙露半夏三錢

炒白芍五分

炙麻黃三錢

白毛化橘絡五分 炒川芎一錢 炒牛蒡子錢半 淡附子片錢半

炙紫苑一錢 炒銀柴胡錢半 西秦艽二錢 甜杏泥錢半

炒枳殼八分 炙粉甘草八分

夏小姐 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時 第三次診

今天切脈。左三部較昨已粗又浮。右三部亦轉浮大滑數矣。舌尖之苦較薄。根苔尙白厚兼糙。面色已轉紅潤。鼻樑上黑黯色亦減。今晨大便一次。其色仍如醬。惟外熱已減。咳痰之聲已應。惜乎未得大汗。寒邪深纏諸陽之絡。病逾兩旬。本元大傷。其謔語未熄。昨夜煩躁未眠。若能照今昨之症候。大有得轉康莊之兆。其神昏謔語未熄者。實因真陰耗散。水不能涵養木源。使肝木鬱而失疏。以致魂魄不相依賴。水火更無相濟。又兼寒蘊肺臟。金水又失子母之衡。種種現症。均屬傷寒纏諸陽經之明證也。再當宣寒化表救陰填水。庶幾神志得安。邪從表化。始可無慮云耳。左方請教正。

蜜炙麻黃錢半 炒銀柴胡錢半 仙露半夏三錢 白毛化橘紅五分去毛

川羌活錢半 炒牛蒡子錢半 淡吳萸八分 琥珀屑五分後下

炒拌茯神三錢

清炙粉草八分

大熟地黃錢半

炙嫩桂枝尖錢半

頂上交趾肉桂心末二分分二次另調沖

國醫於疾病名詞。極爲紊亂。無系統標準可言。故欲求國醫學術之改進。統一疾病名詞。亦目前之急務也。夏小姐之病。余診斷爲溼溫。而馬君則以爲傷寒。難經傷寒有五。溼溫亦五種傷寒之一。則馬君之言亦爲不誤。顧病家不知此種究竟。以馬君之言娓娓動聽。遂以吾曹診爲溼溫。認病既差。用藥亦根本錯誤。在病家不知醫。無怪其然。馬君以此症是傷寒。且津津言之。然觀馬君所處三方。所謂傷寒者。乃狹義的傷寒。傷字作受字解。感字解者也。故案語既曰『寒邪深入肺絡』。又曰『惜乎未得大汗。寒邪深纏諸陽之絡』。至仲景之三陽熱症。及後世之寒化熱等。似非馬君所及知。故雖病人大便溱薄。質粘色醬。煩躁不寧。神昏譫語。概不認作熱症也。至其所處三方。龐雜無條理。更無足深論矣。

大便溱泄。質粘色醬。既非協熱下利。又非太陰之寒瀉。亦不同於陽明病之熱結旁流。正惟溼溫症獨有此證。西醫籍所謂『豌豆汁狀大便』是也。吾鄉先輩蔣寶素醫略。討論溼溫爲伏邪夾溼。辨



症甚重視大便之如敗醬。以此爲伏邪化熱。馬君旣以大便色醬。是寒邪內伏。則溫病常識尙未具備。不佞亦不欲與之言矣。

病者此數日間。(十二月九日前幾日)咳嗽甚劇。痰如白沫。余逆料其將發肺炎。已而果然。顧溼溫是主證。肺炎是兼證。(溼溫病發肺炎乃習見之事)此二證皆當以強心爲主。故馬君用麻黃石膏附片乃的對之藥。蓋麻黃石膏對肺炎有特效。肉桂附子更能維持心臟之衰沉也。馬案語款。陰之聲較實。痰略鬆。亦是事實。

病者服馬三方後。實有小效。而病家之親朋。聞馬恣用麻桂。大加非難。以爲病已兩旬有餘。麻桂豈可孟浪。病家亦以此說爲然。遂再延余診治。余以誤服辛燥。劫液成汗。誤汗將促進心臟衰弱。病不可爲却之。病家固請。乃偕趙君相如會診。

夏小姐 十二月十日

章太公會診  
趙相如會診

石膏主成分爲鈣類。鈣有增強心臟收縮之能力。故溼溫證用之。可預防心臟之衰弱。且鈣有促進血液凝固之作用。溼溫證用之。可預防腸壁之出血。前醫不知此種學理。以爲多用石膏。有逼寒於肺之弊。誠

如前賢所謂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今病逾三候。脈舌俱平。正熱度亦低減。現在第一先維持心臟之衰沉。第二以誤服辛溫燥烈之品。劫津成汗。故略予滋養之藥。

南北沙參各四錢

雲茯苓神各四錢

川象貝各三錢

大麥冬四錢

遠志肉錢半

杭白芍五錢

生熟穀芽各三錢

粉甘草八分

六神九十粒每隔六小時服一次

上藥濃煎緩服。生熟穀芽爲病家請加入者。謂病久當得穀氣。馬君之方。雜湊則有之。而用麻

桂正自不誤。案語誤服辛溫燥烈之品。劫津成汗。實非由衷之論。亦環境使然。不得已也。

白芍。東人研究含有安息香酸。致安息香酸有強心作用。有祛痰作用。故方中用之。仲景之小青龍亦用白芍。蓋不外祛痰之用而已。

夏小姐 十二月十一日

章次公會診  
趙相如

神倦欲眠。如不效則無所苦。是病之着眼處在效。若以其面頰潮紅言之。肺部炎症。仍未消失。仍守祛痰強心消炎制泌原意。

南北沙參四錢 浙川貝母各三錢 桔 梗二錢 去心麥門冬四錢

遠志肉錢半 生甘草二錢 赤白芍各四錢 黛蛤散五錢包生牡蠣八錢打兩藥先煎

夏小姐 十二月十二日

章次公  
祖相如會診

脈舌俱平正。所苦仍在。是痰熱留戀肺經。餘氣未盡。再予肅肺化痰。

南北沙參各四錢 桑白皮三錢 川鬱金錢半 黛蛤散七錢包先煎

生麥芽三錢 去心麥冬四錢 瓜蒌皮三錢 生苡仁四錢

川象貝三錢 冬瓜子三錢 地枯羅三錢 杭白芍四錢（鬱金乃病家請加入）

夏小姐 十二月十三日 章次公診

欬視前大瘥。痰亦少。熱度三十七度六分。是主症之溼溫。副症之肺炎。都不成問題。熱既不高。可以略進粥湯。再以藥醒其胃氣。

西洋參八分另煎沖 生熟穀芽各四錢 北秫米三錢 粉甘草八分

生蘆豆三錢 生熟薏仁各三錢 雲茯苓三錢

夏小姐 十二月十四日 徐衡之診

略略轉側。卽面赤而煩。熱度亦增。安靜則退。可知屬虛熱無疑。

川桂枝錢半 杭白芍五錢 陳皮錢半 紅棗四枚去核 桂心二分研沖

炙甘草一錢 法半夏二錢 生熟穀芽各三錢 生姜三片

夏小姐 十二月十五日午前 章次公診

溼溫在恢復時體溫降至常溫以下。乃慣見之事。今熱度三十六度零四。脈不數。起落亦齊整。皆是病欲告瘥之象。毋庸疑慮也。

潞黨參三錢 淮山藥三錢 雲苓三錢 炙草一錢 口渴吃蜜橘汁

夏小姐 十二月十五日午后 章次公診

痰白而粘。是溼不盡。溼不盡故胃不醒。現在當理溼以祛痰濁。

生白朮錢半 製半夏二錢 雲苓三錢 片鬱金錢半 鬱金病家自加

杭白芍五錢 橘絡皮各錢半 生熟薏仁各三錢 生谷麥芽各三錢

十六日病情如昨。胃口亦不開。予命煮鮮鯽湯。病人亦搖頭不欲嘗點滴。深恐別生枝節。乃以華實  
孚先生荐。

夏小姐 十二月十七日午后 華實孚診

溼溫四候早晨溫度低。降卅六度一分。下午復高卅八度一分（次公按如此情形業已三日。）舌苔黃膩而厚。邊尖糜碎。胃納不開。脈雖九十二至。不數弦而帶躁。小溲黃少。大便兩日一行。欬嗽有痰。氣促不平。正雖漸虛。邪熱尙盛。茲與次公先生同商。擬方如左。並候高明教正。（次公按。脈躁吾雖知之。而未會加以注意。）

光杏仁三錢打 前 胡錢半 炒雅連四分 象貝母三錢 生薏米四錢

川黃柏錢半 鮮蘆根一尺 生麥芽四錢 車前葉三錢 鮮荊根五錢去心

川通草一錢 肥玉竹二錢 桔 梗一錢 冬瓜子四錢打 黑山梔錢半

薄荷頭五分後下 藥三服停數日

夏小姐 十二月二十五日 華實孚診

溼溫之症。本易纏綿。若有兼症則纏綿更甚。此症中發肺炎。欬痰不爽。下午兩頰潮紅。故今已五候。熱仍未退（卅七度七分）脈弦而大（九十八至）耳聾苔黃乾糙。胃中作噯。不能多納湯飲。小溲黃少。大便十日未行。統觀全局。溫邪尙戀肺中。炎症未清。腸與膀胱內熱尙重。擬再爲清熱泄邪。化痰順肺。利溲調便。並候次公先生商政。

炒青蒿三錢

光杏仁三錢打

川黃柏二錢

瓜蒌仁七錢打

生麥芽四錢

粉丹皮錢半

象貝母三錢

鮮荊根一錢去心銀

花三錢

製半夏錢半

炒雅連三分

淡芩錢半

鮮蘆根尺許

車前葉三錢

薄荷頭七分後下

夏小姐 十二月二十八日

華實孚診

脈來已無弦象。大而加數（百零二至）肺中炎象漸輕。欬嗽仍甚。轉側及進飲則愈劇。兩耳略聰。頰紅已退。舌苔前半已化。後半尙膩。口乾。溲黃極少。胃納欠佳。不能多納湯飲。身熱已退。尙未能清。正氣漸露。虛象。冀其漸能多納。則正氣當能恢復。大便已十有餘日未行。頻轉矢氣而堅燥不下。茲再與次公先生合商辦法。

鮮蘆根尺許 鮮荊根一兩去心 象貝母三錢 生薏米三錢 車前子葉各三錢包

鮮首烏五錢 光杏仁三錢打 萊菔子三錢 雞內金三錢 白茯苓三錢

瓜萸仁七錢打 海浮石三錢 生麥芽四錢 川雅連三分

夏小姐 十二月卅一日 華實孚診

溫熱之邪。留戀於肺胃兩經。欬吐鮮紅。中夾痰沫。胃不思納。進飲上泛作嘔。腕下動躍。舌苔黃膩。脈大（九十六至。）茲與次公先生全擬清肺止血健胃助運之法。

鮮生地六錢洗打 大小薊三錢 象貝母三錢 白茯苓四錢

生藕節五個 生麥芽四錢 側柏炭三錢 車前葉子各三錢包

光杏仁三錢打 雞內金三錢 乾柿餅一個炒炭 白荊花三錢包根一兩去心

如大便不通則用甘油通便錠。

如胃口不開則用普羅太米（粉末）二十五瓦。

附註 實孚先生以病者口吐鮮血。深恐傳變沉墜性肺炎。蓋病者仰臥日久。呼吸不能充分。加以心機

衰弱。血液循環亦不充分。於是含氣量因而減少。血液因而停滯。遂變爲沉墜性肺炎也。予則以爲病人雖仰臥日久。但每日服藥時恆倩人扶起。血液停滯。無形中賴此幸免。沉墜性肺炎一層。或不致此。至於欬血。或係氣管因躑欬之刺激。血管因而破綻。故血溢也。

讀者此後治溼溫證。對於病人日久仰臥之當糾正。則爲不可少之常識也。

夏小姐 元旦日 章次公診

擬藥據 實孚先生方意。以靖肺胃餘邪。

冬瓜子五錢 生米仁五錢 雲 苓四錢 清水豆卷八錢

浙貝母三錢 生薑豆衣三錢 生麥芽三錢 車前子三錢包

瓜蒌皮三錢 地枯蘿三錢 白茆根八錢打去節

夏小姐 初三日 章次公診

照原方加川貝母二錢 鮮蘆根尺許去節

實孚先生又令病者服普羅太米。按普羅太米乃東人選取消化機能強盛之動物。由其新鮮臟腑所提



出之消化有效成分製成。普羅太米含有蛋白質分解素。脂肪分解素。澱粉分解素。及好爾蒙維他命等成分。據武田新藥解報告。本品消化力極強。雖服用少量。而對於蛋白質澱粉。脂肪。三者已能確實迅速消化。凡營養障礙。消化不良症。乳兒綠便下痢。小兒粘液性下痢。一般胃腸疾患。一般重症病人。及手術後病人之食餌療法。糖尿病等。本品最爲適宜。

當日實孚先生用普羅太米。乃囑病家和入濃米湯中。雖極濃厚之米湯。頃刻稀薄。則本品消化力之強。可以概見。

病者纏綿兩月。迭經波折。幸得奏功。實賴病者體質強健。又當童齡。故治濕溫證童齡而壯健者。結果每多良好。蓋成年人及老年人之心臟。受煙酒之刺激。情志之感動。其抵抗力以此而損失。不若童年人之心臟。其抵抗力之天然強盛也。

治濕溫證以維持心臟之衰沉爲第一。撲滅腸中之菌毒爲第二。本案所以奏功者。卽能時時注意及此也。

誦程案。本書所載醫案雖不多。然卽此數案。可歸納而得下列諸點。

(1) 溼溫易心臟衰弱。(回憶錄 1。夏案。)

(2) 易併發肺炎。(夏案。)

(3) 徐靈胎謂紫雪能「清解邪火毒火」成績尙佳。(回憶錄 4。5。6。)

(4) 腸出血宜察其有無痔瘡宿疾。血是否從痔瘡出。從痔出者尙無大礙。(回憶錄 2。)

(5) 犀角地黃湯治腸出血。成績尙佳。(潘君來書。)

(6) 通便以竹瀝等潤劑爲佳。(回憶錄 4。5。)

(7) 用參附則藥量不宜過重。且須兼滋液藥。(回憶錄 7。)

(8) 病者之情志。不宜有刺激。(回憶錄 8。)

(9) 病垂愈。有發敗血症者。(回憶錄 2。張君病幾全愈而發斑。爲敗血症。若營養佳良。空氣新鮮。抵抗力稍強。或不至發生此症。)(歐氏內科學述腸熱病後之敗血症及膿毒血病云。「病勢延長者。癒後或復熱。且兼多汗或屢發寒戰。此或由其血被膿菌染所致。苟詳細檢查。而未尋出如何併發。或不甚緊要。腸熱病後之膿毒血病。亦非甚罕。原因如下。(甲)曾遇病者徧體生癩。兼白血球增多。並發

不規則之熱。(乙)熱後繼起多數慢性膿腫。零星散佈。膿腫中曾覓出傷寒桿菌。(丙)股靜脈血栓系膜。淋巴腺。脾梗塞。腮腺等。生膿。又腎周圍膿腫。坐骨直腸窩膿腫。死骨急性多數性膿性關節炎。梅毒等。皆能致膿毒血病。

(10)當叮囑病者慎食。(回憶錄1.7.)

總之。濕溫當以維持心臟排除毒素增加營養爲主。此三點似爲濕溫治療之正軌也。著者就此數案觀察。已有上列諸點發現。若搜集醫案更多。則發見濕溫治法之要義。當倍蓰於此也。著者於濕溫之治術。愧無深切之研究。海內同志。如不棄而指正之。使此病治術。日臻完善。則造福甯有涯耶。

中醫研究  
叢刊之一  
溫病論衡

實價六角外  
埠酌加寄費

撰述者

浙贛線尖山鎮  
蕭山謝誦穆

出版者

知行醫學社

印刷者

上海華德路鴻福里  
辛利印刷公司  
電話五三六四六號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  
國醫印書館  
二八三號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  
千頃堂  
上海四馬路  
生活書店  
廣州永漢北路  
林記書莊  
聖賢里

所有

### 隨息居飲食譜

清王孟英著。分水飲，穀食，調和，蔬食，果實，毛羽，鱗介，七類。搜飲食品至三百餘種。每種各詳性味，功用，宜忌。間附食療驗方。實為最完備之飲食學。未附「飲食談」一卷。尤切實用。實價八角。寄費免收。

○杭州糧道山拾號慈航藥室發行

### 仲圭醫論彙選

實價八角寄費另加一角○五釐

杭州沈仲圭先生著。分論文，藥物，證治，方劑，衛生，雜俎六編。為醫家診餘之良友。病家忠實之顧問。明窗淨几。開卷細覽。不但獲益良多。抑且趣味盎然。洵近年國醫界之佳作也。

○杭州糧道山十號沈仲圭醫室發行

以上二書合購。減收大洋一元二角。寄費另加一角三分。「飲食譜」「醫論彙選」「健康之道」此三書體裁相同。內容各異。為姊妹編。三書同購。減收大洋一元八角。寄費免收。

公元一九三六年

年八月製版九月發行

#101  
10/10/10